

30288 ✓

教科書文庫

3
820
41-1898
20000
81677

M31.
1898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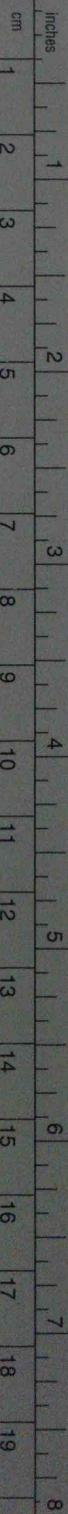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42
820
明30

中等漢文

卷之壹



Red seal impression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per.

Red seal impression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per.

興
和
三
半
十
藏
版

子
世
部
人

入
本
類
體



42
820
8030

明治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尋常中學校
漢文教科用書
文部省檢定
濟書

山本 廉 編

中等漢文

東京 吉川半七藏版



資料室

凡例

一 本書は尋常中學校の漢文教科書に充つるを以て目的とす故に全部を分ちて五巻とし每巻を又分ちて上中下の三編とす一編を一學期に一巻を一學年に課せむとして紙數をも略定せり

一 材料の撰擇は既に生徒の知得したる歴史上の事實より苟も名教に裨益ある者を主とし地理博物に關する各種の文章に及びたり

一 明治征清の役に關する編者の文は確實なる紀事に據りて漢譯せり行文拙劣能く其の眞象を見す能はずと雖も猶ほ將卒の忠勇義烈なる一斑を見るに足らむか

一 卷の一二は主として邦人の文を撰び卷の三よりは主として漢人の文を採り又學期學年の進むに隨ひて難易の順序をも次第せり

一 凡漢文に傍訓を附するは固より國語法に合するを要すと雖も強

ひて拘泥せず國語法より反せざる限り普通の讀方に従ひたり蓋し漢文は自ら漢文の讀方あればなり
 一卷の一二は左右に訓點を附し卷の三は左點をのみ卷の四五は句讀點をのみ附せり畢竟漢文に傍訓を附するは初學を導きて終に白文を讀み得せしむる方便なれば前に詳にして後にはこれを略せしなり
 一一章を數節に分てるは教課の便宜を計りてなり必しも段落に關するにあらず

明治三十年三月

編者誌

中等漢文卷之壹

目次

上卷

第一	神武申孝	青山延光	第十五	調伊企難	星野恒
第二	播殖穀麻	青山延光	第十六	上毛野形名妻	巖垣松苗
第三	家給人足	青山延光	第十七	戰死喇叭卒	山本廉
第四	多開池溝	山縣禎	第十八	小野口徳次破永安門	山本廉
第五	道首名	星野恒	第十九	石勝三兒	大槻清崇
第六	農功要言類纂		第二十	下毛野公助	大槻清崇
第七	諭言	依田百川	第二十一	羽書	巖垣松苗
第八	文教始興	青山延光	第二十二	倉舒稱象蒙求	石川義形
第九	天智中興	星野恒	第二十三	宇多訓誠	石川義形
第十	獎勵學生	星野恒	第二十四	義元誠子	大槻清崇
第十一	學校本旨	貝原篤信	第二十五	藝侯戒諸子	菊池純
第十二	學要言類纂		第二十六	毛利元就	菊池純
第十三	紀徳民	石川義形	第二十七	青砥藤綱	菊池純
第十四	膳臣巴提使	巖垣松苗	第二十八	楊震四知蒙求	青山延光
			第二十九	後三條禁奢	巖垣松苗
			第三十	木九殿	原善
			第三十一	林羅山	原善
			第三十二	林春齋	原善

第三十三	中村惕齋	原善	第五十一	至尊敬親	山縣禎
第三十四	伊藤仁齋	原善	第五十二	愛親小學	
第三十五	貝原益軒	原善	第五十三	伯俞小學	
第三十六	少年元顏	原善	第五十四	子路負米蒙求	
第三十七	多言	貝原篤信	第五十五	中將道信	大槻清崇
第三十八	不忍	貝原篤信	第五十六	兄媛慕父母	大槻清崇
第三十九	張公藝小學		第五十七	山田宿禰	
第四十	張思叔小學		第五十八	茅容危坐小學	
第四十一	暴怒	貝原篤信	第五十九	車胤聚螢蒙求	
第四十二	劉寬小學	貝原篤信	第六十	匡衡鑿壁蒙求	
第四十三	赴約	貝原篤信	第六十一	孟母三遷小學	
第四十四	堅忍不拔要旨類纂		第六十二	叔敖陰德蒙求	
第四十五	本體之樂要旨類纂		第六十三	嘉明毀器	土屋弘
第四十六	思惟要旨類纂		第六十四	政宗寬容	土屋弘
第四十七	深慮	芳野長毅	第六十五	時賴巡國	土屋弘
第四十八	秀忠舍箸	土屋弘	第六十六	賴宣攬涕	土屋弘
第四十九	台德公美事	大槻清崇	第六十七	大助倉外	土屋弘
第五十	高倉天皇	青山延子	第六十八	康政牌書	芳野長毅

第六十九	貞次之母	大槻清崇	第八十七	曾我兄弟	大槻清崇
第七十	陵母伏劍蒙求		第八十八	日野阿新	大槻清崇
第七十一	時平笑疾	青山延光	第八十九	獅譏奴	依田百川
第七十二	大窪佳諱	大槻清崇	第九十	祐清重恩	土屋弘
第七十三	本多重次	大槻清崇	第九十一	宗清西行	土屋弘
第七十四	不攝生	貝原篤信	第九十二	忠光絕食	土屋弘
第七十五	居室要旨類纂		第九十三	坐中失笑	土屋弘
第七十六	飲食要旨類纂		第九十四	將門出將	中井積善
第七十七	蕎麥麵	杉 恕	第九十五	大高納糧	菊池 純
第七十八	七兵衛妻	飯田忠彦	第九十六	照祖下床	芳野長毅
第七十九	義宗妻盧氏小學		第九十七	晴信拔海野口城	菊池 純
第八十	安詳恭敬小學		第九十八	山本晴行	菊池 純
第八十一	王覽友弟蒙求				
第八十二	舞女微妙	大槻清崇	中 卷		
第八十三	鈴木宇右衛門妻	飯田忠彦	一 東京		大槻如電
第八十四	義農救飢	小笠原勝修	二 八力車		大槻如電
第八十五	吉田雨岡	依田百川	三 電話		大槻如電
第八十六	伊達治左	石川義形	四 日光廟成		飯田忠彦
			五 重次薦醫		飯田忠彦

第六	孝小學			第二十四	坂本藤吉製茶	信夫	榮
第七	樂正子春小學			第二十五	日本武尊討熊襲	青山延光	
第八	記阿辰磯吉事	大岡忠時		第二十六	三韓征伐	青山延光	
第九	記松本長七事	大岡忠時		第二十七	清正虜王子	菊池純	
第十	熊澤蕃山	原善		第二十八	碧蹄館之戰	菊池純	
第十一	仁齋化賊	原善		第二十九	玄武門先登	山本廉	
第十二	喻言	依田百川		第三十	樺山中將膽略	山本廉	
第十三	知人	貝原篤信		第三十一	觀鎮遠艦	大槻如電	
第十四	林羅山	原善		第三十二	高津宮	山縣禎	
第十五	變贈排闥歌求	原善		第三十三	稚郎子讓位	山縣禎	
第十六	關齋三樂	原善		第三十四	佛像渡來	青山延光	
第十七	親戚不可失歡世範	原善		第三十五	捕鳥部高	青山延光	
第十八	厚於責己而薄責人世範	原善		第三十六	狗說	賴襄	
第十九	小人當敬遠世範	原善		第三十七	犬博物新編	賴襄	
第二十	藤原惺窩	原善		第三十八	志	貝原篤信	
第二十一	青木昆陽	原善		第三十九	鎌足奉鞋	德川光國	
第二十二	梨妻言類纂	原善		第四十	清麻呂使字佐	星野恒	
第二十三	楷類要言類纂	原善		第四十一	坂上田村曆	德川光國	

第四十二	本朝通鑑	青山延子	第六	板倉重宗	鹽谷世弘	
第四十三	黃門義公	大槻清崇	第七	西人遺言	依田百川	
第四十四	紀公生母	大槻清崇	第八	大岡忠相	木村芥舟	
第四十五	恠猴	大槻清崇	第九	秀吉和輝元	菊池純	
第四十六	義猴	芳野世育	第十	山崎之戰	菊池純	
第四十七	狩虎記	鹽谷世弘	第十一	浪速夢	大槻清崇	
第四十八	那波活所	原善	第十二	太閤雜事	大槻清崇	
第四十九	正成應徵	青山延光	第十三	大坂	大槻如電	
第五十	尊雲親王	巖垣松苗	第十四	京都	大槻如電	
第五十一	村上登樓	土屋弘	第十五	嵐山	大槻清崇	
第五十二	高德題櫻樹	山縣禎	第十六	下田湊	大槻禎	
第五十三	車駕還京	青山延光	第十七	相州洋航海	大槻禎	
下	卷		第十八	吉田松陰	小笠原勝修	
第一	小山田高家	德川光國	第十九	進學喻	柴野邦彦	
第二	正行詣行宮	德川光國	第二十	柳趾小學		
第三	匡房強記	德川光國	第二十一	義僕萬助	齋藤重章	
第四	宗矩劍法	飯田忠彦	第二十二	釋犬說	鹽谷誠	
第五	塚原卜傳	依田百川	第二十四	捕鯨	齋藤正謙	

- 第二十五 赤壁戰十八史畧
- 第二十六 標註十八史略序 嶋田重禮
- 第二十七 紀新集之捷 中井積善
- 第二十八 兩王子謝狀 飯田忠彦
- 第二十九 川崎軍曹亂大同江 山本 廉

中等漢文卷之壹目次終

第一	神武申孝	青山延光
第二	播殖穀麻	青山延光
第三	神武天皇元年春正月帝即位建神籬祭八神四年春二月甲申詔曰我皇祖之靈也自天降鑑光助朕躬今諸虜已平海內無事可以郊祀天神用申大孝乃作時於鳥見山祭皇祖天神	山本廉編

中等漢文卷之壹上

第一 神武申孝

山本廉編

神武天皇元年春正月帝即位建神籬祭八神四年春二月甲申詔曰我皇祖之靈也自天降鑑光助朕躬今諸虜已平海內無事可以郊祀天神用申大孝乃作時於鳥見山祭皇祖天神

第二 播殖穀麻

青山延光

神武天皇元年帝既定中洲遣天富命率日鷲命孫求肥饒地種穀麻於阿波天富命更求沃壤率阿波齋部往東國播殖穀麻宜麻者謂之總國宜穀者謂之結城郡阿波齋部所居謂之安房郡

第三 家給人足

青山延光

崇神天皇十二年春三月。帝以海內已安。始校人民。更課調役。是謂男之弭調。女之手末調。於是神祇和享。風雨順時。百穀用成。家給人足。天下太平矣。

第四 多開池溝

山縣禎

崇神天皇六十二年秋七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今河內狹山。埴田水少。是以其國百姓怠於農事。其多開池溝。以寬民業。

第五 道首名

星野恒

筑後守道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和銅末。為筑後守。兼治肥後。

勸勵生業。教督耕種。自糞田。治圃。至畜馬牛。鷄豚。曲盡事宜。又築陂池。以廣灌溉。民蒙其利。故言吏事者。皆以為稱首。

第六 農功 要言類纂

農者。所以奉天意。盡地力。而阜成萬物也。審氣候。辨土性。多時糞。首察日用諸物。多利益者。專心從事於此。久之。毋怠。則必有得效之時矣。

第七 喻言

依田百川

西國有一農夫。平生力耕稼。自云累萬金。不示其所藏也。疾病。諸子環跪乞言。農曰。余嘗窺於田畝。深廣各數千尺。我死矣。兒輩往取之。勿為他人有也。言終。歿。諸子爭往。鋤犁交遍千畝之地。發掘。

而盡。遂不知其所在。而耕耘有効。稼穡繁茂。其收穫過平日。諸子乃悟曰。田畝之藏果是矣。語曰。可自食其力。不可坐食其金。食力無已時。食金當有盡。

第八 文教始興

青山延光

應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百濟遣阿直岐貢良馬。阿直岐有文學。太子菟道稚郎子從而學焉。帝問阿直岐曰。汝國博士有賢於汝者乎。曰。有王仁者。一國之秀也。帝遣荒田別徵王仁。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朝。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文教之興始此。

第九 天智中興

星野恒

天皇好學能文。明習治體。興學校。制典禮。革造長沿襲之弊。定司

牧考課之制。大化之治。悉出於其規畫。嘗命群臣撰令二十二卷。謂之近江朝令。是後寧樂平安之有善政。蓋皆近江朝廷之餘烈也。天安中。置十陵。隨世數遞除。以天皇爲中興之祖。百世不除云。

第十 獎勵學生

星野恒

聖武天皇。天平二年春三月。大政官奏。大學生徒。學業庸淺。不能成達。實由窮困。乏於資給。請選性識聰慧。藝業優長者。給衣食。以勸誘之。又諸蕃異域。風俗不同。若無譯語。難以通事。令粟田馬養播磨乙安等。各教弟子。專習漢語。並許之。

第十一 學校本旨

貝原篤信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義理。無義理則人道廢矣。是以國家不可一

日而無學校。無學校則義理之教不興。人倫之道不明。故曰飽食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

第十二 學要言類纂

讀書固學也。不讀書亦學也。讀書之為學。人皆知之。至於不讀書之為學。人多未知之。苟一心鄉道。不為外物所誘。則起居動息。應事接物。莫非進學之地也。

第十三 紀德民

石川義形

紀德民。幼好讀書。誦讀既遍。歲十七而請游學於京師。單身趣之。與伊勢人北畠世規者同舍。僑居垢衣弊帶。食糲。嚙蔬。務儉費用。先是父正長為之與金五十圓。使適其用。在於京一年。費散十圓。

以其餘購得書數百卷。及歸期。馱兩馬而還。鄉里皆以美談之。其後遊長崎。學支那音。居三年而聞母疾。即日治裝東歸。人稱其篤於孝道。

第十四 膳臣巴提使

巖垣松苗

欽明天皇六年春。遣膳臣巴提使於百濟。至冬而還。巴提使之在高麗也。一夕大雪。失其幼子。見戶外有虎跡。跡而至虎穴。虎張口來噬。巴提使左手執虎舌。右手拔刀刺殺之。乃持其皮進獻。

第十五 調伊企難

星野恒

欽明天皇二十三年春。新羅滅任那。毀我官府。秋七月。新羅貢調使至。拘留之。遣大將軍紀男麻呂。副將河邊瓊岳。分道討新羅。新

羅拒戰。男麻呂擊破之。瓊岳輕進。失利。為虜所擒。將士多沒。調伊
企難亦被執。虜脅降。不屈。虜拔刀逼。伊企難曰。汝須言。日本將
我腎肉。伊企難大呼曰。新羅王。噉我腎肉。虜遂併其子。舅子殺之。

第十六 上毛野形名妻

巖垣松苗

舒明天皇元年。蝦夷叛。以大仁上毛野形名為將軍。討平之。初形
名戰軍敗入保壘。為夷所圍。衆多潰散。形名不知所為。將踰壁遁。
其妻諫止之。乃斟酒飲之。而佩夫之劍。使數十婢鳴弦。以助兵勢。
夷以為壁中卒猶多。不近攻之。於是散卒又聚。因擊大破蝦夷。遂
撫綏東陲。

第十七

戰死喇叭手

山本

廉

成歡之役。兩軍砲聲相交。及漸接近。我軍揮銃突進。喇叭手頻奏
進軍譜。忽有銃丸洞白神源次郎胸。源倒。鮮血淋漓。毫無屈色。噍
々吹奏不止。然創劇。氣息奄々。其聲斷續。聲終絕。命亦絕。諸將稱
其勇剛義烈。深哀惜焉。官齋其遺髮。歸葬備中淺口郡船穗村。會
葬者四百餘人。莫不感慨流涕者焉。

第十八

小野口德次破永安門

山本

廉

征清之役。我軍之攻金州城也。城壁數十尋。門扉以鐵板製之。堅
牢不可破。敵自牆眼發射彈丸如雨。我軍甚難。工兵小野口德次
冒之挺進。彈中臂。鮮血淋漓。不敢屈。竟至永安門下。裝爆裂藥。而
還。還數十步。轟然門崩。聲震于天地。我軍乘之。呐喊從橫射擊。敵

兵辟易。或走。或捕。城輒陷。小野口者。下野那須郡羽黑人也。體幹長大。膂力過人。資性剛毅。而事親孝。與人信。自入兵營。一年間。贈二親書。凡百八十三通。贈鄉友書。亦極多矣。是可見其至誠篤情也。

第十九 石勝三兒

大槻清崇

養老四年。漆部司令史文部石勝有罪。與秦犬磨並處流竄。其三兒祖父。九十二歲。安頭丸九歲。乙丸七歲。同詣官。冒死伏請。冀兄弟三人沒為官奴。以贖父罪。帝感其孝思。特命免石勝。

第廿 下毛野公助

大槻清崇

下毛野公助。父武則。攝政兼家隨身也。公助從父賭射於右近馬

場。不勝。武則大怒。撻之。衆人中。公助伏而受其杖。武則怒解而去。或謂公助曰。子盍逃焉。公助曰。吾父老而足弱。我走。父必追之。追而顛躓。或有損傷。是重吾罪也。是以不避。聞者感動。竟以孝行著。

第廿一 羽書

巖垣松苗

敏達天皇元年。高麗遣使貢獻。其大使為副使。所殺。世傳是時。高麗上表。墨書烏羽。人莫能讀焉。王辰爾蒸而印諸帛。字形可辨。帝大嘉賞。擢為近侍。

第廿二 倉舒稱象

蒙求

魏志。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莫能出其理。冲

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第廿三 宇多訓誡

石川義形

宇多天皇寬平九年讓位於皇太子。自著書歷舉臣庶賢否國家得失以爲訓誡。其略曰。明賞罰莫惑愛憎。慎喜怒莫形于色。莫用婦言。莫舉小人。訪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

第廿四 義元誡子

石川義形

今川義元嘗作書誡其子氏真曰。若既長未棄幼志。圖鷄走狗。文武兩廢。今而弗悛。其喪邦覆宗必矣。氏真竟不以爲意。溺於酒色。殫極奢侈。嬖人用事。竟至於亡。

第廿五 藝侯戒諸子

大槻清崇

元龜二年六月。藝侯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爲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悅以爲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

第廿六 毛利元就

菊池純

元就幼而警敏。有大志。嘗詣嚴嶋社。及歸問從者曰。汝亦有祈乎。曰。然。祈郎君主安藝而已。元就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矣。其所成可知。

已聞者奇之。後果領十州。

第廿七 青砥藤網

菊池 純

時賴銳意圖治。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青砥藤網。藤網微者也。時賴召見共語。大悅之。竟擢爲引付衆。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賴。曲公文。獨藤網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圃而去。藤網大怒曰。相模公。司天下之直。直公文。乃直相模公。公宜見報。是何舛也。郵還其錢。

嘗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網曰。五十錢吾失。人得十錢。雖小。誰得之者。今五十錢布在民間。彼此六十錢。終不失一錢。以益於世。其利不亦大乎。聞者

歎服。

第廿八 楊震四知蒙求

後漢楊震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第廿九 後三條禁奢

青山延光

延久元年三月十五日。謁石清水宮。時風俗華侈。雖下吏車飾以

金帝欲革其弊。是日都人士女出觀鹵簿。車有金飾者。帝為駐蹕。輿命盡別去。唯乳母所乘。得請而僅免。

第卅 木丸殿

巖垣松苗

天智天皇弘闢皇猷。定禮正憲。嘗命群臣撰令二十二卷。謂之近江朝令。又深愍農民辛苦。其為儲副也。從西征。管營行宮於筑紫朝倉山。恐疲弊庶民。務從質樸。所用材木。不剝龜皮。百姓悅服。謂之黑木御所。又謂木丸殿。言用帶皮黯黑自然圓木為殿材也。乃自製歌詞。後世以為神樂曲。

第卅一 林羅山

原善

羅山其先加賀人。後徙紀伊。及父信時住平安。生而秀偉。幼即嚮學。甲斐德本過父。讀太平記。羅山時年八歲。一聞記之。即背誦者數十張。又嘗造某許。講論語集註。中脫一葉。乃操筆暗寫。以補葺之一字。不謬。其強識率此類也。

第卅二 林春齋

原善

春齋幼時。羅山來江戶。春齋與母氏留居平安。於文詞師那波活所。於筆札師松永貞德。年十七始入江戶。自此趨家庭。文藝日益警拔。及其登用。初與乃父俱與造等儀之議。後數奉旨編著極夥矣。人或謂之曰。少省思慮。以致攝養。春齋輒曰。武人執兵而戰。效死建功。學者讀書立言。為隕性命。固其所望也。

第卅三 中村惕齋

原善

惕齋自爲童子時。厚重不好嬉戲。七八歲受句讀于鄉師。不煩督責。及長。惟務篤實。不喜浮靡。先世住市中。而惕齋厭其喧囂。遷居幽地。日杜門潛心大業。諸論學談文之外。不敢爲泛交。

第卅四 伊藤仁齋

原

善

仁齋自幼穎異。挺發異群兒。其始習句讀時。意已欲以儒焜耀于一世。及稍長。堅苦自勵。而家素業賈。故親串以爲迂于利。皆沮之曰。學問是彼邦事也。在此邦固屬無用。假令能之。不易售。不如爲醫術。以致生產。仁齋不從。當是時。家日衰謝。沮者愈不止。而其志確乎不變。

第卅五 貝原益軒

原

善

益軒以寬永庚午十一月十四日生。于福岡城中官舍。父利貞號寬齋。通軒岐家言。益軒自幼警敏。有殊質。九歲就兄存齋讀書。多成暗誦。及中年入京講學。是時都下名彥胥傾心下之。遂以博見篤學。名重海內。益軒學無常師。或以爲松永昌三門人者。謬矣。

第卅六 少年亢顏

原

善

益軒嘗居東將西歸。取路于海上。同船數人。名姓不相知。雜然相向。喋々相語。中有一少年。亢顏談經。旁若無人。益軒暗無言。若無能者。既而及船達岸。各告其姓名鄉里。則少年始知爲益軒。慙然不自容。遂不陳其名鼠竄去。

第卅七 多言

貝原篤信

讀書錄曰。常默最妙。己心既存。而人自生敬。愚謂大凡言語尙簡。要接人。則當擇言簡要。如對僮僕。命令使役之外。不可多一語。古人云。寡言者存心。養氣修德。蓄威之助也。三緘之諭。君子慎之。寡言者。又當以爲免過遠罪之道。

第卅八 不忍

貝原篤信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孟子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呂氏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

第卅九 張公藝 小學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第四十 張思叔 小學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之當坐隅。朝夕視爲警。

中華書局影印

第四十一 暴怒

貝原篤信

凡七情之中。害德性。傷人物。損精神者。無甚於怒。學者於此。尤宜加意痛抑之。勿放過。怒時不可發言。恐有過激之言。戒之。責人之辭。不可迫切激勸。事有不可則當詳處。不可以怒敗事。書君陳曰。無忿疾于頑。明道曰。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言明。氣忿則招拂。

第四十二 劉寬 小學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第四十三 赴約

貝原篤信

凡赴人約。須要稍早。先期勿要不早不晚。中好時節。若如此。則不及期也。多矣。且既遲。怠而遽要。及時則心頭急迫。行路早卒。逢相識。則意緒忽々。言語不能為章。甚為歉然。宋呂文穆公赴人飲食。約未嘗後到。曰。使主人望々然而客不至。吾不忍也。

第四十四 堅忍不拔 要言類纂

人之才稟。諸天而完成之者。在我。儻天不與。我以超群之資。當自強。以奪天工。自古能成絕大事業者。由其志氣堅忍不拔。致之。不。必皆高才之士也。彼少年夙成者。固非才智長進之兆。即是後日萎靡之候耳。

第四十五 本體之樂 要言類纂

人心本安樂。視諸孩提至五六歲之時可知矣。人有苦惱。由自己迷惑致之。學問者所以去迷心以復本體之樂也。凡人有天下是苦。天下有國是苦。國有家是苦。家有妻子是苦。妻子有金銀貨寶是苦。金銀貨寶耳目所觸無是不苦。君子則唯道之聽也。於心無所不款。

第四十六 思惟 要言類纂

遇大硬難事不可急心剖決。姑舍之宿一夜。枕上商量一半。齋思而臥。翌日清明時續思惟之。則必恍然將見一條路。義理自然湊泊。然後徐區處之。大概不致錯誤。

第四十七 深慮

芳野長毅

台德公一日召羣臣戒之曰。計事太早者每多敗事。蓋負其才智而不能深慮之。亦不能問人故耳。夫人事之多端變換。其難處也。既竭心思。又問之衆。而後置之用。尚且多悔尤矣。況其不慮且問乎。汝儕能知此理。體此言。求所以寡悔尤則善矣。若夫勇斷獨決。無敗事者。自是成德者之事。求之古人。其有幾。非汝儕之所能望也。

第四十八 秀忠舍箸

土屋弘

德川秀忠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必變容隕涕。其出行既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漏刻報期。秀忠方食。舍箸而起曰。

信不可失也。

第四十九 台德公美事

大槻清崇

公平素未嘗履日影夕陽入座必避而過之。

旁好插花技每有茶儀自安之床或有獻冬日牡丹公一覽稱善

左右啓曰盍插之瓶公曰此花雖美非節序之正所不欲賞玩也

伏枕數旬未嘗一朝廢梳頭曰雖然病矣天下之政不可不敬聽

豈可以蓬頭亂髮接之乎。

嘗語左右曰人有恒言云浮世如夢寸步外皆闍夜矣須及時娛

樂耳此言大謬當云浮世既短矣不可不加敬敬之時不長豈不

能勉強乎。

第五十 高倉天皇

青山延子

帝性仁孝受學清原賴業才藻英發初帝幼時有獻楓樹者帝極

愛之命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將飲酒剪枝爲薪以煖酒信成

見而大驚收仕丁將寘之罪會帝使信成上其樹信成具奏其狀

叩頭請罪帝從容曰唐詩有云林間煖酒燒紅葉誰教仕丁作此

風流無復所問

第五十一 至尊敬親

山縣禎

嘉祥三年春正月天皇朝太皇太后於冷泉院奉太后命階下乘

輦而還初帝每朝必步是日太后欲觀帝御輦之儀帝固辭太后

不許帝諮之左右咸曰唯命是從而可也於是帝至簾前北面而

跪輦進。帝猶且步下殿。沒階乃乘之。左右皆嘆曰。至尊敬親如此。夫孝自天子以達庶人。誠哉有淚下者。

第五十二 愛親 小學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々屬々。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嚴恪。非所以事親也。

第五十三 伯俞 小學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

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第五十四 子路負米 蒙求

家語。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第五十五 中將道信

大槻清崇

中將道信。九條相國爲光之子也。正曆三年公薨。道信哀惋至切。久而不衰。將欲終三年之喪。而時制止於期。不得違衆而獨行之。

乃泣除服。自賦國歌曰。限有盤。今日脫捨都。藤衣果奈幾物者。淚奈利計里。譯曰。有制無如除服。何餘哀。唯有淚滂沱。

第五十六 兄媛慕父母

大槻清崇

應神帝幸難波。居大隅宮。一日登高臺而遠望焉。妃兄媛侍坐。西望嗟嘆者久之。帝問曰。汝何嘆。兄媛泣曰。妾近日慕父母之情。戀不能已。願得暫歸省親。帝惻然憫之曰。汝不見二親者多年。今欲定省於愛日之誠。理所當然。乃徵淡路水手八十人。航海送之。吉備。

第五十七 山田宿禰

大槻清崇

山田宿禰古嗣。天性篤孝。廉謹寡言。幼喪母。敬事從母。嘗讀韓詩。

外傳。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流涕不禁。卷帙爲之沾濡。後遭父喪。哀毀過禮。仕爲大外記。公卿薦以備顧問。古嗣好推獎文士。多見舉用。承和中出爲阿波介。大著政績。初阿波多旱災。古嗣莅任。築塘畜水以備溉灌。民賴其利。仁壽中卒。年五十六。

第五十八 茅容危坐小學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晉書卷之九十一

第五十九 車胤聚螢 蒙求

晉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桓温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辨識義理深重之稍遷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武子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

第六十 匡衡鑿壁 蒙求

前漢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射策甲科元帝時為丞相西京雜記曰衡勤學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而讀之邑大姓文不識名家富多書衡

乃與其客作而不求償願得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儒

第六十一 孟母三遷 小學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術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豬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既長就學遂成大儒

第六十二 叔敖陰德 蒙求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喻其為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第六十三 嘉明毀器

土屋 弘

加藤嘉明待諸臣。恩威兼洽。嘗好聚舶載。斃器家有青蓋。碟子十枚。嘉明最愛之。一日侍臣某誤墜之地。破其一枚。侍臣恐惶待罪。嘉明聞之。如有所思。乃召侍臣曰。汝勿患。我豈以小過棄一士耶。因呼取其餘九枚。盡毀之。曰。汝等勿謬。以我為洩憤。吾有所大悟也。蓋自此不復愛奇物。

第六十四 政宗寬容

土屋 弘

伊達政宗。晚留意民事。待下以寬。屢託田獵。問民間疾苦。察吏胥勤惰。嘗曰。國之設監察。本要知臣下善惡。以賞罰之。今也徒以鈎訐摘發為能事。未聞舉一善人。是豈可謂盡其職哉。其下犯小過微罪者。大率被寬容。由是人々樂為之用云。

第六十五 時賴巡國

土屋 弘

北條時賴。陽為遊僧。周巡諸國。訪民疾苦。行抵攝津。難波浦。日晚投宿。屋壁傾頽。有老尼獨居。詰朝躬親爨進飯。時賴視尼。不慣賤役。怪而問之。尼潛焉垂涕曰。我家世食斯邑。不幸門戶殄瘁。遂

爲人所矯奪。孤栖貧困。無路依訴。時賴審其言。暨歸復其舊邑。自餘所歷之地。察問辨知。隨其善惡。以行賞罰。不可枚舉也。繇是郡國守宰。人自修飾。風化歸淳。

第六十六 賴宣攬涕

土屋 弘

大坂之役。德川賴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輜重屬途爭進。曰。是軍旣捷。將舍也。已而天主閣煙舉。賴宣咄嗟而馳。至茶白山。則諸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郎君年僅十四。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東照曰。女此言。足以當首功也。

第六十七 大助倉外

土屋 弘

大坂之役。城兵大敗。秀賴乃自觀月樓。徙入園莊倉中。眞田幸村。子大助。隨其所之。衆諭之曰。舊臣且有逃者。子客將之子。盍出走。對曰。我父命吾。必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藉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俟秀賴死。乃自殺。時年僅十六。

第六十八 康政牌書

芳野 長毅

小牧之役。榊原康政大書牌子曰。秀吉負君恩。寇其子。惡逆無比。建之數所。豐公見之。切齒勃怒。令曰。能獻康政首者。賞以十萬石。後東西講和。且約婚姻。及納采也。曰。請必使康政。康政上謁。豐公訖然曰。昔汝辱吾。吾欲獲汝。元而甘心焉。今已平。深嘉汝壯志。以故迎汝耳。乃奏任式部少輔。厚禮而還之。時人以爲榮。

第六十九 貞次之母

大槻清崇

吉田之役。蜂谷半之丞貞次。初心期一番鎗。聞其爲人所先不悅。乃付槍於從者。更提大刀而進。敵士河井太郎。以銃輅之。蜂谷揮大刀。截其銃口。河井跪狙擊丸洞。蜂谷胸而死。從者馳歸。其母迎之門。問狀。從者曰。郎君戰死矣。母曰。死不待言。妾問其所以死之狀。曰。面敵而死。母喜曰。善。妾聞之足矣。走入室。伏地號哭。

第七十 陵母伏劍蒙求

前漢王陵。沛人。高祖起。陵亦聚黨數千人。及高祖擊項羽。廼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第七十一 時平笑疾上之器 青山延光

醍醐天皇。昌泰二年春二月戊寅。大納言藤原時平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菅原道眞爲右大臣。道眞累表固辭。不許。道眞寵眷益隆。禁中宴每預焉。時平年少氣銳。任情自用。裁決多失當者。道眞不欲每事立異。常竊嘆之。時平嘗視事。意氣甚峻厲。道眞有憂色。有史謂道眞曰。僕有計。今日使公代判。乃捧文書而進。佯失儀容。時平有笑疾。見之大笑。不能自已。使道眞代視事。

第七十二 大窪佳諳 大槻清崇

幕府有饗禮。進鶴羹。適大窪彥左謁焉。照公命賜之羹。彥左退坐。

外廳換幾椀喫之。復入謝曰。小人飽嘗君之羹。爲賜多矣。然臣家亦自不少。此物。公曰。汝薄祿之家。安得有之。彥左曰。且勿疑。臣將以明日獻之。翌日盛青菘於白板盤。堆積如山。自捧以獻焉。曰。昨日所賜。臣即此是也。但此物。臣家呼做菘。君之朝。則特謂之鶴耳。公笑而納之。乃命左右讓厨人。

第七十三

本多重次

大槻清崇

本多作左衛門重次。爲人粗豪太簡。其進言於君。不避廣衆。照公愛重之。及擢爲奉行。與高力天野等並職國政。諸臣竊謂此一舉。明公亦失鑒矣。作左豈爲人上之器哉。既而政令簡明。府無滯事。國內大治。與人誦之。曰。佛高力。鬼作左。彼此無偏。是天野作左在。家猶在官。凡事貴簡。不屑煩碎。嘗在外贈書於妻曰。寄一筆。慎於火。阿仙不可瘠。馬可肥。阿仙其少女名也。

第七十四

不攝生

貝原篤信

身者父母之遺體也。不敢敬乎。不能謹疾而至傷生者。不孝之甚也。且自暴其天物也。須常以攝生爲心。不可忽之。昔人曰。保養縱慾。是人鬼關。然則攝生之理。豈在他哉。亦在寡慾節情而已。故程子以爲攝生之道。唯在節嗜慾。定心氣。以口腹耳目之慾。害其身體。豈非迷之甚乎。學者須省察之。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朱子曰。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不可以不謹也。呂東萊曰。養生。養心。同一法也。

第七十五

居室

要言類纂

居室貴鄉陽。不宜陰鬱。必要潔清不汚。戶隙之風害人。宜謹塞之。濕氣害人。遲而漸深。久而無愈。如諸般脚氣。皆由濕氣致之。山岸近旁。土淺水近。及牀矮。皆勿坐臥。床下壁當開窗通氣。壁新塗者。謹勿近之。受病難愈。或致疾疫。

第七十六

飲食

要言類纂

百病以宿食為根。蓋病從口而入。誠以飲食固養生之資。而亦傷身之物也。脾胃喜清虛。宜使之常無積滯。真氣常舒。若任意恣食。甘脆肥濃。燒燻煎炒之物。或食生冷難化之物。則諸症蜂起。雖有良醫。未如之何。故人之養生。當以節飲食調脾胃為第一義。

第七十七

蕎麥麵

林

恕

近歲多嗜蕎麥麵者。盛器成堆。放飯流歡。張口脹臉。滿腹擁喉。更十餘碗。果然不厭。非消麵蟲則不及此乎。蓋是田舍野人之食也。然侯伯之席。文雅之筵。往往以是為頓點。流俗之化。無奈之何。煙酒之行。既五十餘年。蕎麵之行。殆三十年。共是雖無益於人。亦無害者必矣。

第七十八

七兵衛妻

飯田忠彥

京師東蹴上樵夫七兵衛。一日入山伐木。歸期後於平日。其妻出迎之。往至一崖下。有一柴荷及杖耳。而無其人。仰見崖頭。巨蛇低首。形似充餌。妻謂此必我夫讐也。疾走把鎌。來而向之。鱗乃一吸。

中等漢文卷之二十一
吞妻。妻在蟒腹。握鎌。截裂。自臆。至腹下。七兵衛果在腹中。並墜地。而免。直肩負之。歸家。幸而未死。治療。歷數旬。而得瘰。鬚髮悉脫落。不復生。衆目呼藥罐七兵衛。遂罷樵。而事耕耘。而終。

第七十九 義宗妻盧氏 小學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尙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第八十 安詳恭敬 小學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接明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第八十一 王覽友弟 蒙求

晉王覽。字玄通。母朱。遇兄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每諫其母。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後漸有時譽。朱深疾。

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仕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第八十二 舞女微妙

大槻清崇

舞女微妙，本良家子。建仁中，僑寓鎌倉。將軍賴家觀其舞，於比企能員第，態度妙絕，拍掌歎賞。能員謂將軍曰：「此女遠至自京師，必有所請於幕府。」將軍乃親問之。微妙泣曰：「妾父右兵衛爲成，遭讒放於奧州。妾母病之以死。妾時僅七歲，零丁孤苦，稍長，思慕之情益切，而罔知父存亡。因思若學歌舞，以買人愛憐，或得由以通信於父。今幸承溫問，伏願賜哀恤焉。」將軍乃遣使奧州爲搜訪之。使

者反命曰：「爲成既死于徙所，微妙聞之，慟哭絕地。即日入壽福寺，削髮爲尼，改名持連，終身誦經，以祈父冥福。」

第八十三 鈴木宇右衛門妻

飯田忠彥

出羽鶴岡鈴木氏妻。當天明卯年凶饑，出多年所儲愛衣帶櫛笄，盡沽卻，將救饑人。鈴木氏制止，妻曰：「凡人命者，叵換衣服髮飾，竟售了換錢救人者多。」

第八十四 義農救飢

小笠原勝修

寬保二年八月，畿內東海東山北陸大水，人多溺死。相模久下戶村有荻生正卿，漕輓米穀與被水災者，載疲者數百人歸。請父曰：「大人之節儉，正爲今日也。」願賑濟之。飢民聞之，奔波填途，穀盡乃

中等漢文卷之壹
馳人於四方。買米及大豆給之。金又盡。以田爲質。以繼之。自十月至明年四月。所活數百人。幕府賞賜錢帛。旌表門閭。

第八十五 吉田雨岡

依田百川

吉田雨岡。江戸人。爲人明敏。精練吏務。明和中。幕議議架橋。淺草川。皆曰。水底多巨石。無以置柱。即樹之。其費甚洪。遂不果。安永初。雨岡管工事。令善游者入水。營作橋。乃成。因課人橋稅二文錢。後修造。用材頗鉅。皆籍以資給。不費官庫一錢。公私便之。即今吾妻橋也。天明丙午。關東洪水。河亦大漲。橋將壞矣。雨岡見之。曰。尙可救也。因命斷其間數丈。以殺水勢。橋得以完。人稱其機警。

第八十六 伊達治左

石川義形

伊達治左衛門。出雲松江城主堀尾家臣也。父母年老。恒在堂。治左出入告面之。朝夕定省之。無敢廢闕。父母饌非甘毳。不樂。治左時雖薄俸。必進鮮醲。不計家之有無。朝夕孜孜。親執刀俎。每買肴。必問割烹如何。父曰。爲鱸。母曰。作羹。所命常異。治左皆如其命。父母或欲來於己室。則先厚設飲食。然後升堂。請曰。大人試見我壯健。乃負父下堂。於母亦然。遂使父母終身無憚己勞之念。公聞深嘉之。因屢賜珍味。使供父母。士庶皆曰。國中非無孝子。唯無伊達矣。

第八十七 曾我兄弟

大槻清崇

曾我十郎五郎。河津祐泰二子也。祐泰爲工藤祐經所殺。二子養

於曾我氏。時十郎五歲。五郎三歲。母撫兩孤曰。汝等成長能報父讎乎。十郎泣曰。兒等成長必能斬讎頭耳。稍長嬉戲每以擊刺爲事。當此之時。源右將賴朝管轄天下兵馬。祐經特見親信。建久四年夏。賴朝獵於富士野。祐經從焉。祐成時致大喜曰。天也。遂往富士野。行營直入祐經臥所。是夜祐經招倡妓大醉酣寢。兄弟蹴席呼曰。祐成時致爲父報讎。盍起敵之。祐經驚覺。矯首則兄弟揮刀交下。遂殺之。時祐成二十二。時致二十。

第八十八 日野阿新

大槻清崇

後醍醐帝將征鎌倉。日野資朝與謀焉。事泄。北條氏怒。竄資朝於佐渡。使州牧本間氏就殺之。阿新時年十二。與母居洛西。聞之不

勝哀痛。欲與父同死。請之母。乃從。一力間關至敦賀。託商船達佐渡。至本間氏。請一見父。不許。元德二年。資朝遂殺於貶所。本間族三郎斬之也。本間氏乃火化之。收骨授阿新。阿新攀慕怨號曰。噫。本間氏使我不得見父於生前。此怨不可不報。遂候深夜入臥內。無得也。旁見三郎臥云。是亦讎也。抽刀刺之。走出而門闔。池邊多竹。阿新攀其一竿。則竹自偃過池上。遂達海濱。追者百餘人。至則船已遠去。

第八十九 獅識奴

依田百川

羅馬都會。圈養猛獸者以千數。而其最狎者爲獅。有一鐵檻蓄之。吼聲一震。百獸皆伏。嘗有奴安都鹿格婁謀逃脫。主怒投之檻

中以飼獅。觀者如堵。忽見獅瞋目疾視。張瓜而進。既屹立不動。若有所思。忽搖尾帖耳。稍近奴。四周覷之。覷畢。舌舐其手。奴始面無人色。及見獅無害意。茫然熟視。若遇舊識。謝其錯記者。又若曰。不圖邂逅於此者。於是觀者魂迷神駭。若醉若痴。不覺大呼。

羅馬主適過。奇之。召奴問其故。奴對曰。奴昔從主於亞弗利加。不堪苦役。逃入山中巖洞。宵冥。忽聞獅吼聲。奴自分必死。獅見奴。至舉其蹠。如示奴者。奴諦視之。則刺在焉。蓋棘芒也。乃爲拔去。拭其血。既而獅橫脚臥。奴乃手撫摩之。未久痛已。獅色喜去。啣一鹿脚。餉奴。奴生噉之。得無死。起臥洞中十餘日。與獅別去。入都邑。爲主所縛。在獄數歲。及入檻。見之。則奴嘗爲拔刺者也。不知彼何時見。

鎖在此。衆聞之。皆嘉其義。爭請宥奴罪。帝乃命其主放之。賜以獅。奴喜躍拜謝。牽獅去。馴伏如家狗。觀者以食飼之。或與以錢物。奴因以致富云。

第九十 祐清重恩

土屋 弘

平維盛與源賴朝戰。大敗還。伊藤祐親欲從奔。爲天野遠景所捕。囚于三浦氏。初賴朝之流伊豆也。寄伊藤祐親家。以事相惡。遂欲殺賴朝。祐親子祐清密告之。賴朝賴朝因得免。於是賴朝召祐清。欲報其德。祐清固辭。以嘗受平氏厚恩。請去從之。賴朝義而許之。

第九十一 宗清西行

土屋 弘

平氏西奔也。三位賴盛在京師。賴朝以書召之。且曰。携宗清。蓋平

治之亂。宗清生獲賴朝。當斬。既而憫之。因池尼請。遂得宥死。池尼賴盛母也。至是賴盛即東行。宗清不肯從。曰。臣非不辨禍福。獨不愧。西海諸公舊僚乎。乃送賴盛至近江。辭而西焉。

第九十二 忠光絕食

土屋 弘

藤原忠光事平氏。及平氏滅。忠光欲報讎。會鎌倉有土木事。源賴朝莅焉。忠光嵌魚鱗于眼。陽為眇。雜役徒竊謀賴朝。賴朝見而怪。執之。懷匕首。曰。平氏臣忠光。謀為故主報讐。乃囚於和田義盛家。忠光絕食。飲月餘死。

第九十三 坐中失笑

土屋 弘

長尾某稱隼人。仕福島正則。以勇稱。關原大捷後。德川家康召諸侯。家臣有戰功者。賜盃。隼人與同列尾關石見。福島丹波同進。隼人欽唇。其二人則跛與瞎也。坐中皆掩口而失笑。既退。家康叱左右曰。彼等皆以功名著。可謂佳士。汝等安得以其貌嗤之哉。左右皆有慙色。

第九十四 將門出將

中井 積善

世傳大君之拘于尾。或彩籠閉小禽。以獻焉。巧為百鳥聲。大君辭而卻之。左右請其故。大君曰。吾聞之。小巧者無大智。多藝者無逸技。此禽好倣他聲。必不能自鳴者。不足賞也。聞者吐舌。及在駿。其俗以端午作石戰。戲觀者分黨助勢。大君甫十歲。騎奴肩觀之。一隊三百餘人。其一半之人爭赴衆。大君命奴就寡。奴異

而問之。大君曰。衆者恃勢。其心不一。寡者懼而專力。其勝必矣。果如其言。駿侯聞之。嘆曰。將門出將。猶信。

第九十五 大高納糧

菊池 純

義元有西上之志。織田信長聞之。修鷺津丸根。諸城分兵守之。義元聞大高糧竭。使德川家康納糧焉。而城左右皆敵寨。衆難之家康時年十八。以千騎護運而往。值信長在鳴海。使杉浦勝吉等候視之。勝吉曰。彼不下山。是不欲戰也。家康乃分兵爲向寺部梅坪。縱火邑里。鷺津丸根兵望烟馳援。家康則以麾下八百爲三隊。納糧大高。收兵而還。信長視我陣。整不敢犯。

第九十六 照祖下床

芳野 長 毅

甲府已陷。尾人獲勝賴。元上之右府。右府罵曰。汝之父。無禮無義。無復人理。天之所罰。豈可追。殄滅固其宜。我聞之。汝父欲豎旗。京師齋志而死。今將梟汝之元于京畿。俾如其本志焉。宜見其壯麗。以告汝之父於泉下。以杖擊之一再。又致之照祖。照祖下床正襟。言曰。君年壯氣銳。而無良臣夾輔之。終墜父祖之業。悲哉。愴然者久之。聞者服其德云。

第九十七 晴信拔海野口城

菊池 純

武田信虎出兵信濃。攻海野口城。城主平賀源心善戰。信虎以兵八千攻之。踰月不能拔。會大雪。時已窮臘。信虎解圍而去。其子晴信請自殿。信虎不許。晴信固請。以兵三百殿後。大軍數里止舍。五

更即發徑襲敵城。源心已散遣其兵。守兵甚少。倉黃狼狽。不戰而潰。乃斬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信虎不懌曰。舍城而歸。怯也。諸將始服其智勇。

第九十八 山本晴行

菊池 純

晴行稱勸助三河人。眇目痿躄。嘗學兵於尾形某。以干今川氏。駿河舊臣皆侮易之。義元不奇也。勸助寄食數年。板垣信形聞其名。薦之。晴信。晴信召見與語。大悅之。即日與二百貫。居數年。從晴信攻戶石城。村上義清將兵來援。我先鋒諸將皆敗死。軍將潰。晴行說曰。敵鋒不可退。使之右顧。則克。晴信曰。我兵且不從。令曷能使敵如我意。晴行請假後隊兵。左旋而出。義清軍右顧。晴信軍氣

復振。進擊破之。晴行以功食八百貫。邑。乃往駿河謝。前嗤笑者交口稱譽。義元悔之。

中等漢文卷之壹上終

中等漢文卷之壹中

山本廉編

第一 東京

大槻如電

明治元年七月。詔曰。朕今親裁萬機。綏撫億兆。江戸東國大鎮。四方輻湊之地。宜親臨以視其政。自今以江戸爲東京。是朕所以海內一家。同視東西也。

京之爲地。西北高陵。東南平衍。帶大河。枕內海。戶口百萬。通計其街衢。則及二百里程之遠。云市分爲十五區。

宮城在京之正中。其周郭內曰麴町區。郭東曰日本橋。以南爲京橋。爲芝。以北爲神田。爲下谷。大路貫通五區。塵肆綿亘數里。下谷

有上野公園。其東沿隅田川處。曰淺草。此區亦有公園。河東分本所深川兩區。此水昔時爲武總國界。故中央大橋。曰兩國橋。芝浦沿海濱。鐵道敷焉。公園設焉。區西爲麻布赤坂兩區。而北曰四谷。曰牛込。曰小石川。曰本鄉。麻布以下六區。通稱山手。即高陵之謂也。

天正十八年八月朔。德川家康始鎮江戶城。其後十四年。開幕府。傳十五世二百六十餘年。而廢宮城。實爲其西城之墟。當幕府盛時。海內侯伯。皆置邸第。重門連甍。及陞爲帝京。院省府署。大小學校。輪奐壯嚴。更改其觀。

第二 人力車

大槻如電

吳服坊有鈴木德次郎者。曾作是念。外國人所凭椅子。架之車輪。以曳焉。勝二人昇一輿之迂。乃與輪匠高山幸助謀。創製安車。名曰人力車。稟准東京府以行事。在明治三年。當初必標以官許二字。蓋防輿丁阻害也。以其便其捷。且其價廉。乘者日加。造者月多。行之期年。輿遂至絕。其跡爾來二十餘年。京中今有三萬車。計之全國。不知幾十萬。實爲行路一大變革矣。而不徒國內而已也。十數年來。輸支那朝鮮等者。每歲三四千輛。彼土稱之東洋車。行將遍八道十九省。語曰。車同軌。書同文。三國既爲同文之國。今又同軌。而自我導之。豈不快乎。

第三 電話

大槻如電

電話假電線而對話也。壁間掛方匣。高及于肩。匣頭有口。狀如漏斗。別有雙個凹器。木製扁圓。徑可二寸。繫之匣。用以充耳。欲話者。先以鈴聲喚起。接信者。要某號接線。接了。又鈴以報。於是嵌口于口。以問焉。答語賴凹器達于耳。一問一答。雖隔數十里。不異對晤。然發問聲高。受答音微。外間聞其高。不傳其微。殆如獨話者。

第四 日光廟成

飯田忠彥

元和三年二月。日光山廟成。二十一日詔賜廟號。東照大權現。三月九日。贈正一位。十五日遷神靈於日光山。四月。台德公詣日光。八日。改葬于新塋。十六日。遷主于新廟。天使蒞事。新制祀典。儀文隆盛。四日而畢。寬永中。大猷公大修廟宇。窮極壯麗。宗藩巨邦。各

效華飭。海外諸國。或獻金石彝器。以銘鴻業。頌太平云。正保二年十一月三日。詔賜宮號。正保三年四月。祭祀。朝廷遣使奉幣。立爲永典。宮天縱英明。克武克文。夙齡居爭亂攘奪之世。未嘗有非理之舉。性寬仁敦厚。而器度宏遠。好涉經史。紬繹時務。齒愈高而德日躋。其豐功偉烈。夙出於古先良主之右。家國本末。人事鉅細。莫不通曉。諳練。雖燕閒之談。卒遽之語。往々足垂訓于後昆。

第五 重次薦醫

飯田忠彥

天正十二年。東照宮患疔。日劇。懼不起。召宿臣。屬後事。重次入見。薦一良醫。甚言之。弗聽。曰。醫技已窮。今復何如。禍福在天。怖死安作。是不知命也。重次脆然勵聲曰。前醫不必無遺治。未盡人事。而

輕自取決。非臣所知。且君有如不諱。孤幼而國疑。勁敵壓境。其亡必忽。諸臣不忍坐視。今且自裁。以爲地下先驅。遂興而出。宮遽命左右止之。即召醫。醫請灸。重次助灼艾。宿昔潰而愈。

第六 孝小學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事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

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第七 樂正子春 小學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善如爾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

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第八 記阿辰磯吉事

大岡忠時

山內磯右住大坂朝日街。妻曰阿夏，年四十九。長女曰阿辰，年十二。次子曰磯吉，年九。季女曰阿春，年七。家貧無恒產，常備於人。及夫妻共臥病，窮困益甚。阿辰磯吉深憂之。阿辰賣餅於市，磯吉鬻溫飽於街，以保養之。既而父死，母亦尋死。無親戚可依，隣人憐而葬之。戶正謂二子曰：爾等幼弱，未能保家矣。故宜爲婢僕，以營生。而稚女與他人以鞠育也。二子對曰：今逢斯不幸，天無身可依，心懷

神悲。今又兄弟離散，焉可堪哉。况廢父母之祀，棄幼女於他人，誠所不忍也。願僦居此家，如故賣餅，以事死養生。戶正大感許之。人咸感歎，莫不揮淚者。既而後二人早出賣餅，飽暮歸，祈冥福。暇則習字讀書。聞者感賞，惠米錢儘多。家資較富於父母，在時云。

第九 記松本長七事

大岡忠時

車夫松本長七住東都源助街，爲人廉直，一介不苟取。是以爲人所眷愛，信任呼曰廉直。長七嘗爲人使，遺百五十金于路。忙然自失，不知所爲。歸家歎曰：以實告之，則主人必疑窮困爲攘，而罪固不可免也。不如死以見其貞潔。乃出妻子於外，懸繩於梁上。將縊，忽有人敲門呼曰：我木挽街車夫橋本勘兵也。今日拾金囊

于路其囊記松本長七乃知子所遺故來還之長七遽出迎之拜曰我以遺金之故將殺身謝主人今幸因子之德得免其罪所謂生死肉骨也乃出十五金與之曰聊表寸心以報萬一也勘兵辭曰我雖卑賤以廉節人稱曰廉潔勘兵今受其金則恐負廉潔之名竟不受而去

第十 熊澤蕃山

原

善

蕃山初負笈上京求良師未得其人共投宿者一人語曰住日余爲主遠行時懷金二百兩即主之所使齋也途跨驛馬出金繫鞍日暮忘收之而宿困頓就枕半夜始覺乃覺遺金則茫然猶疑爲夢寐既而神乃定痛心疾首千思萬慮求之無術一決死雉經戚

然自嘆不爲天所弔恤逢此悲涼時聞剝啄聲甚急問之則稱馬夫某因亟出渠即出金曰小子歸家將洗馬及解鞍得之是君之所遺故來還呈封完如故吾驚喜不知所措腰纏別有十六兩即解以謝之馬夫不受曰君之物付君奚謝之有然爲冒夜來此顧賃得二百錢足矣吾曰藥自作微子發義心吾無得生之地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不腆黃物非敢云報聊以表寸心馬夫愈辭乃減八兩亦不受稍稍減纔至方金二馬夫執益確曰君毋溷我予有所守也吾歎問曰淡於欲者今之世不多見至其以義爲利如汝則絕不可得所謂所守者何事也曰賤役餬口豈不思利乎而有中江與右衛門者教授里中嘗聞其言曰誠正以修其身事君致

忠事親盡孝。毋以貧濫。毋以賤枉。今若以所賜利之。則欺此心也。言畢去。噫。澆世安得有此人乎。蕃山傾聞者良久曰。馬夫一鄉鄙人耳。素不識道之爲何物。則趨利若鶩。何義之思。而其廉潔不愧古之君子者。必教育所致也。所謂中江氏者。其德與學可想見也。方今之世。捨此人而誰適從。是日即束裝往謁。請受業於門。藤樹辭以不足爲人師。蕃山益請不置。二夜寢其廡下。藤樹母見之。謂藤樹曰。人自遠方來。懇請如此。傳之其所習。誰謂好爲人師。於是始接容。時寬永辛巳。蕃山年二十三。

第十一 仁齋化賊

原善

嘗夜行郊外。劫賊四五人當路立。按劍曰。吾徒不醉不樂。今無酒

資。客若欠腰纏。則自脫衣裳供之。仁齋神色不少動。曰。今日適無囊錢。敝緼袍脫以遺之耳。且問汝輩常以何爲業。邪。曰。昏夜橫行。掠奪以自給。是其業也。仁齋曰。以若所爲爲業。吾何拒焉。輒脫服以授之。將去。於是賊止。仁齋曰。吾儕草竊。爲衣食數年。未嘗見舉止如客者。抑客何爲者。曰。儒者也。曰。儒者爲何事。曰。以人道教人者也。所謂人道者。孝於親。弟於弟。不可一日無者是也。人而無道禽獸焉耳。言未畢。賊皆頓首涕泣曰。噫。君與吾鈞。是人也。而事業之迥異如是。吾甚耻。願君宥吾儕罪。今而後飲灰洗胃。謹奉教于門下。遂皆改心自勵云。

第十二 喻言

依田百川

西國喻言云。僧過曠野。兇盜從林中突出。見其爲出家人。不敢加害。且曰。和尚德高學邃。事佛效誠。請爲我消滅罪孽。化惡爲善。僧賞其篤志。曰。事甚容易。余爲汝請佛。相約而別。居數歲。僧復經前路。兇盜從背來。掣僧衣。面有怒容。曰。和尚何故違約。僧曰。余自與汝別。無時不祈禱。何言違約。盜勵聲曰。汝出家人。妄誕如是。別後惡念日長。罪障日深。是何理。僧不答。蹙額曰。余苦甚渴。求汝一杯水。盜曰。彼有古井。縋師飲之。飲畢。叫我。僧喜從之。既而僧叫曰。可矣。盜執索。拽之。不出。奮力愈勁。愈重。恠闕之。僧固抱巖石。盜怒曰。和尚愚亦甚。盍舍抱物。余且救之。僧從井底仰謂盜曰。余爲汝祈舍惡歸善。然汝固持孽根。猶抱此石。使余之力如鐵索。且斷矣。焉能救之。兇盜大悟。終爲善士。

第十三 知人

貝原篤信

篤信竊按知人是帝堯之所艱。衆人之所當審察明辨也。不可以一言一行。輕毀譽於人。又不可妄信人之毀譽。而輕是非於人。顧其實奈何而已。大凡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以其所不能。捨其所能。不可以其所能。信其所不能。孔子之視觀察。孟子之聽言視眸。子皆是知人之法。苟不知人。則是非邪正不能辨。君子小人倒置。失處。夫知人與不知人。一身之安危。家國之興亡繫焉。可不用心乎。用人不廢一善。蓋求備于一人。則恐天下無全才。是爲棄於才。然佞奸者。雖有才能。復君子之所不容也。凡短於才者。或優於德。

富於才者多歎於德。且有才高而識暗者。有才鈍而識明者。不可不察焉。夫才者人之所悅。德者人之所憚。古來佞人多舉用。正人多沈淪。以是也。

第十四 林羅山

原

善

寬永中井伊侯謂羅山曰。人稱樊噲勇。然其勇吾亦能之。何足深稱。羅山答曰。噲爲所稱者。以其排闥直諫也。此實非大勇者不能也。若夫身當矢石。卻敵斬首。且其脫戲下之急。勇則勇矣。然苟擐甲執兵者。不以爲難也。君盍少慎其言。內自省則必有不可及者。侯赧然曰。誠然。吾甚慚於噲。羅山蓋有諷云。

明曆丁酉正月十九日。郭北失火。弟子報不可免。羅山首肯讀書。

不輟。又報延燒剝膚。先生盍去乎。於是手其所讀上。輻輳中讀之。猶不輟。既而至郭外別業。神色自若。讀者如故。少焉有一人馳報第宅盡爲焦土。羅山曰。及銅庫乎。否。曰。共爲烏有。羅山慨然仰天嘆曰。多年所力蓄者。一旦爲祝融奪。可惜可惜。是夕鬱鬱不適。越五日奄然長逝。

第十五 樊噲排闥蒙求

前漢樊噲沛人。以屠狗爲事。從高祖定天下。以功封舞陽侯。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

下病甚。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初帝已定關中。項王至。怒欲攻之。帝從百餘騎。見羽鴻門。亞父范增。令項莊拔劍舞。欲擊帝。項伯常屏蔽之。噲聞事急。持盾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卮酒。跪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帝如廁。麾噲出。獨騎馬。噲等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是日微噲幾殆。

第十六 閻齋三樂

原

善

會津侯嘗問閻齋曰。先生有樂乎。答曰。臣有三樂焉。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爲萬物之靈。一樂也。天地之間。一治一亂。無定數。而生右文之世。讀書學道。得與古之聖賢。把臂于一堂。上一樂也。是臣之所樂也。侯曰。二樂旣得聞之。請亦聞其一樂。曰。此其最大者。而所以難言者。君侯苟不信。以爲毀譽誹謗。侯曰。寡人雖不敏。奉先生之言。孜孜求諫。渴聞忠言。何爲至今不終教乎。曰。君之言及此。臣假逢戮辱。豈不盡言哉。所謂樂之最大者。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侯曰。敢問何謂也。曰。意者今之爲諸侯也。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無術。徇聲色。耽遊戲。而爲之臣者。迎合主意。其所爲。因而稱譽之。其所不爲。因而非毀之。遂令本然性。枯亡消滅矣。其視卑賤之幼。嘗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知慮者。爲何如。也是臣之所以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爲樂之最大也。於是侯茫然自失。嘆息曰。誠若先生之言。

也。是臣之所樂也。侯曰。二樂旣得聞之。請亦聞其一樂。曰。此其最大者。而所以難言者。君侯苟不信。以爲毀譽誹謗。侯曰。寡人雖不敏。奉先生之言。孜孜求諫。渴聞忠言。何爲至今不終教乎。曰。君之言及此。臣假逢戮辱。豈不盡言哉。所謂樂之最大者。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侯曰。敢問何謂也。曰。意者今之爲諸侯也。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無術。徇聲色。耽遊戲。而爲之臣者。迎合主意。其所爲。因而稱譽之。其所不爲。因而非毀之。遂令本然性。枯亡消滅矣。其視卑賤之幼。嘗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知慮者。爲何如。也是臣之所以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爲樂之最大也。於是侯茫然自失。嘆息曰。誠若先生之言。

嘗問群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爲大將。孟子爲副將。率騎數萬。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子之道者。爲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爲。願聞其說。曰。不幸若逢此厄。則吾黨身被堅手執銳。與之一戰。擒孔子。以報國恩。此即孔子之道也。後弟子見伊藤東涯。告以此言。且曰。如吾閩齋先生。可謂通聖人之旨矣。不然安得能明此深義。而爲之說乎。東涯微笑曰。子幸不以孔子之攻我邦。爲念。予保其無之。

第十七 親戚不可失歡 世範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爾。朝夕群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

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是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第十八 厚於責己而薄責人 世範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己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能自省其忠信篤敬。蓋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者。皆然也。雖然。在我者既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今有人能盡其在我者。固善矣。乃欲責人之似己。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甚。亦非有容德者。祇益貽怨於人耳。

第十九 小人當敬遠 世範

人之平居。必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

浮華。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華矣。且如朝夕聞人尙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尙氣好凌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遊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遊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漸染之患也。

第二十一 藤原惺窩

原

善

惺窩爲中納言定家十二世孫。世食播磨三木郡細河村。父爲純時。爲土豪別所長治所。侵掠爲純與長子爲勝禦之。不利皆死。當是時。織田右府唱霸。其臣羽柴秀吉盛用事。惺窩乃告秀吉。欲比死者一洒之。秀吉答以不如待時。於是亡其地。惺窩初年削髮入釋名薺。號妙壽院。後悟其非。遂歸於儒。時海內喪亂。日尋干戈。文

教掃地而卓然獨唱道于其間。爲後世文學之祖。自非豪傑士。豈得如此乎。

嘗應關白秀次召。與五山緇徒同賦詩于相國寺。他日復召。即辭以疾。而謂弟子曰。君子小人有黨。非黨而交。終不相容也。以余交秀次。非唯終不相容。後必有悔。不可追者。余不欲復見秀次。聞而銜之。惺窩懼不免。乃避之肥前名護屋。當是時。豐太閤有事于異域。多率諸侯蒞此地。惺窩初見東照君。見禮。又見中納言秀秋。秀秋性豪倨。然惺窩至。則肅然改容。其性行亦多爲所改云。

第二十一 青木昆陽

原

善

昆陽嘗嘆曰。凡有罪非死刑者。遠放之島嶼。要在使其終天年耳。

然諸島少五穀。常以海產木實給食。是以往々不能免餓死。豈不亦痛哉。即雖種藝之地。遇歲歉。則民不能無菜色。意者百穀之外。可以當穀者。莫如蕃薯也。乃陳官求種子于薩摩。試種之。官藥苑中。則極蕃衍。於是。以國字著蕃薯考一卷。而演其培植之法。官鑄版。併種子行下。諸島及諸州。未數年。無處不種。至今上下便之。雖歲不登。民不遑餓者。實昆陽之惠及無窮矣。題其墓門之碑曰。甘諸先生之墓。有以哉。

第二十二 梨 要言類纂

梨宜西北高。東南潤。風氣暖和之處。好真土。而不厭廣斥。鹽土尤宜。人家近傍。接糞種皆可。其苗徙植者。至葉落時。以利刀斫之。根

上二寸。炭火燒之。明年芽生。三年結實。播種非此。不榮。接縛及立春。芽將生。斫南枝。供其用。摺插。至春分。斫南枝。一尺五六寸。剗本末。炭火燒之。挿肥地上。覆細土。壓鎮。薦遮陽光。燥澆米泔。乃易生。并以大寒。耕耙根傍。澆乾鰓水。乾鰓水。即用乾鰓末一斗。和水三斗。經數日者。枝直長。則不實。宜勾之以繩。橫縛。或縛石垂之。亦可。貯梨子。鑿地鋪枯葉。擇不傷損者。並鋪上覆物。或與蘿蔔同貯。

第二十三 柑類 要言類纂

柑類好暖。孟春擇軟沙及肥沃墳土。疎種覆土。厚四五分。至霜降。行避冷法。明年春分後。徙植。宜肥沃山田。若赤土。多方石。其埴土。要和軟沙。植後穴根傍一尺。盛糞覆土。有蟲用銅線刺之。或用艾

葉和硫黃。焚殺之。木生孔。則用硫黃和埴土塞之。或削杉樹釘之。自寒候至春分。用乾魚等培養。至拇指大接之。凡柑類幹小者。宜架棚防寒。大者用藁薦等。輕輕圍幹。盛糲根邊。至春分除之。後十日。耕耙根傍。澆糞覆土。柑類下種青芋。落菜。蕺荷。野蜀葵等物。皆能繁榮。柑類花落者。拾聚製香水。甚美。

第二十四 坂本藤吉製茶

信夫 祭

嗚呼。倜儻敢爲之士。竭終身之力。散一家之財。不顧人之毀譽。而後可以創一世之業。不朽於後世矣。苟能如此。雖籬桶補釜之微。猶不沒其功。况茶葉輸出海外。國家貧富關此。而若坂本藤吉所爲。安可不傳焉哉。藤吉。駿河國志太郡伊久美村人。天資倜儻。臨

事敢爲。每歎地方製茶不良。欲除弊害。有所發明久矣。一日抵江戶。適逢宇治茶師某。問以其方。大有所感。遂抵宇治。擲千金。僱男女數十人。試之其家。遠近聞之。笑以爲愚。爲狂。藤吉夷然不顧。勵精益求精。乃創一家之製。玉露金液等。佳茗陸續而成。嘗鬻諸江戶。侯伯爭買。坂本茶園之號。噴々焉。

初狂愚非毀之者。皆來謝罪。且乞教。藤吉欣然一笑。授其秘訣。由是駿州之茶。大著天下。豈所謂倜儻敢爲。竭力散財。創一世之業者耶。今則靜岡茗葉。運輸海外。年率一千萬斤。價不下二百万金。可謂盛矣。且其氣味芳甘。不讓宇治。此其所以適歐人口。而取譽於殊域也。藤吉亡後。官賜金若干。其孫文平。旌賞其功。實明治二

十年九月也。靜岡縣業茶者。景仰藤吉遺德。建碑其公園。以不_ニ朽_ス之_チ。大書記官伊志田友方。請余文。余嘉其惠及後人。不_レ辭叙之。

第二十五 日本武尊討熊襲

青山延光

景行天皇二十七年秋八月。熊襲反。屢侵邊境。冬十月己酉。遣皇子日本武尊討熊襲。日本武尊名小碓。與兄大碓。皇子雙生。幼而穎異。及長。容貌魁偉。身長一丈。力能扛鼎。將發。求善射者。或薦美濃人弟彥。乃召之。帥兵而西。時年十六。十一月。至熊襲國。伺其險易。賊魁川上。梟帥。方聚其族宴飲。日本武尊解髮作童女裝。匿劍衣中。潛入賊營。雜婦女中。梟帥愛其姿貌。引之同席。夜闌。梟帥大醉。日本武尊抽劍刺之。梟帥叩頭曰。君爲誰。日本武尊曰。吾是大

足彥天皇之子。名日本童男。梟帥曰。吾武力冠國中。國中莫能當。未見如皇子者。賤虜願奉尊號。可乎。曰善。梟帥曰。請上號曰日本武皇。子言訖。乃刺殺之。自是稱日本武尊。遂遣弟彥等擊其餘黨。屠戮無噍類矣。

第二十六 三韓征伐

青山延光

仲哀天皇九年秋九月己卯。令諸國繕船練甲。久之。兵衆不集。皇后曰。此必神意。乃建大三輪社。奉刀矛以祭。軍衆自聚。於是使海人烏麻呂偵探。還報曰。無所見。又遣名草。數日還曰。西北有山。雲氣如帶。蓋有國也。乃卜日將發。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慾。懷私內顧。則必爲敵擒。敵雖

中等漢文卷之壹中
寡勿輕雖強勿屈。奸暴勿赦。降服勿殺。勝者必賞。走者必罰。時有神誨曰。和魂從玉體。以護壽。荒魂爲先鋒。而導舟師。皇后拜命。因以依綱。吾彥男垂見爲祭神主。皇后適當產月。乃取石挿腰。祝曰。願事竟還日。產於茲土。使荒魂爲先鋒。請和魂以鎮船。

冬十月辛丑。遂發和珥津。大魚夾船。風帆怒駛。不勞艣楫。直抵新羅。潮水漲溢。及國中。新羅王波沙寐錦。震慄不知所爲。謂衆曰。新羅建國以來。未聞有此變。天其或者以國爲海乎。言未畢。舟師蔽海而進。旌旗耀日。鼓吹震天。新羅王望見。警伏。既而悟曰。吾聞有神國曰日本。有聖主曰天皇。是乃神兵也。豈可拒乎。乃封圖籍。素組面縛。素旆來降。叩頭曰。請自今而後。永爲餉部。春秋獻馬梳馬。

鞭。年貢男女之調。乃誓曰。非東日出。西且阿利那禮河逆流。河石昇爲星辰。而闕春秋之朝。廢梳鞭之貢。天神地祇殛之。衆欲殺王。皇后曰。殺降不祥。乃解其縛。爲餉部。進至國都。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以所杖矛樹國門。以爲後世之標識。王以波珍干岐微叱。已知爲質。獻金銀綾羅八十船。是後貢獻以八十船爲制。高麗百濟聞新羅降。密使人覘伺度。不可拒。乃來降。叩頭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調貢無怠。因命定內官家。三韓悉服。祭荒魂以鎮其國。振旅而還。

第二十七 清正虜王子

菊地 純

清正聞二王子在會寧府。驅而赴之。府韓極北也。行五十日至焉。

府使鞠景仁懼拘二王子使人來乞降且曰府內食盡王子不食三日願賜之食清正許之欲自入城將校皆諫曰吾窺府內虜人填咽我以寡兵入恐有變也清正曰虜何能為吾已失王不可又失王子即有變吾與王子決死無憾也乃與十餘騎入城令饋者數十人人執一器隨而入韓人危疑張弓環清正清正叱之辨其無他韓人不能解清正自開襟當箭取印於懷印紙示之韓人捨弓羅拜清正賞王子於鏡城府分兵護衛善視之遂出師于兀良哈

第二十八 碧蹄館之戰

菊地 純

如松率蕃漢步騎十萬陣于碧蹄館隆景奮然乃分兵為六隊迎

戰前軍二隊不利卻隆景揮鎗大呼而進士率皆奮莫不一當百大戰良久宗茂與秀包橫擊之如松初以火器襲平壤一戰得志謂倭兵易與耳乃輕進不具銃礮以短兵接戰我軍兵銳及利縱橫揮擊人馬皆倒莫敢當其鋒我兵呼聲動天遂大破明軍如松墜馬隆景將井上某鏃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如松匿以身免追北至臨津擠明兵于江江水為之不流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厘百餘人如松入坡州視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三次明軍大沮明之乞和於我本於此戰也

第二十九 玄武門先登

山本 廉

平壤之役元山朔寧枝隊進攻玄武門門左右絕壁險阪敵銃丸

雨注。我兵肉薄。死傷頗多。時中尉三村機太郎怒進曰。吾能為諸君拔之。慨然挺進。麾下土原田重吉止之曰。公一隊將。未可輒死。某請代之。言未畢。躍身攀壁。其捷如猿。踰牆而登。中尉曰。吾豈忍使麾下士獨死邪。踵而登。二人勇奮馳突。城兵辟易。重吉得間自內啓門。我兵突入。敵不能支。退保牙城。乘夜潰走。城遂陷。實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也。或云。當時踰壁而登者十五人。未知孰是。中尉尾張人。時年廿九。重吉三河人。少中尉二歲。

第三十 樺山中將膽略

山本 廉

西京丸素非軍艦。征清之役。假裝武器。以列戰鬪。樺山中將駕之。我艦隊與清國北洋水師相遇。黃海初認敵艦也。中將直取白色

旗。附鐵丸。沈海底曰。戰若不利。有死而已。無用此旗。其戰也。以出於列外。四面受敵。殆入死地。中將自坐號令塔。操縱極巧。開速射砲四門。各門放九十發。其間撮影戰況。四回。其綽々有餘裕。可想矣。既敵之巨彈。命中者四。大小砲痕。船體如蜂窠。且舵機既碎。中將下令。突敵艦定遠鎮遠之間。其距離甚隘。敵畏避開之。此時敵又發魚形水雷。射之二回。不中。中將自舷每伏敵。其命中否。云。嗚呼。西京丸以一運舸。當宇內屈指大甲鐵艦。中將之豪邁膽略。可想矣。

第三十一 觀鎮遠艦

大槻 如電

鎮遠艦長。三百二十尺。幅居五分之一。高二十四尺。其半吃水。全

體以鐵包之。所謂甲鐵也。中腹更絡以鐵帶。其厚尺餘。司令塔亦鐵壁。厚一尺。而檣二。煙突二。有艦橋。有砲臺。砲大小二十門。水雷發射管。探海燈。各三。配置舳艫及兩舷。艦員三百八十餘名。一時走十三海里。嚴然一大海城也。艦本清國北洋水師。與定遠艦同。爲其旗艦。威海衛之陷。定遠覆沒。鎮遠爲我有矣。聞清國水師。每艦聘洋人司指揮。是以臨戰不能決死。從事理或然。我海軍上自將校。下至水兵火夫。悉是日本男兒。他如運漕諸船。軍興亦不搭一人。殊俗其成敗之機。不待戰而可知也。觀了聊記所感。

第三十二 高津宮

山縣 禎

仁德天皇都攝津。難波。謂之高津宮。宮室不墜。務從節儉。一日帝

登臺遠望。人烟不起。以爲百姓窮乏。家無炊者。詔除課役。三年。宮垣頽敗。無所營作。比及三年。五穀豐穰。百姓殷富。歡聲盈路。其後帝復登臺遠望。見炊烟盛起。謂皇后曰。朕既富矣。復何憂乎。后曰。今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帝曰。君以民爲本。民貧則朕貧也。民富則朕富也。未有民富而君貧者矣。今炊烟盛起。富庶可知也。諸國請輸稅調。以修宮室。不聽。後數年。始科課役。造宮室。百姓扶老携幼。爭先來赴。運材負簣。日夜營作。未幾宮室悉成。

第三十三 稚郎子讓位

山縣 禎

天皇愛少子稚郎子。立爲皇太子。命其兄大鷦鷯輔之。及天皇崩。太子避之菟道。讓位于大鷦鷯曰。大王仁孝。宜爲天下之君矣。且

昆上而弟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也。願王登帝位。大鷦鷯曰。先皇謂天位不可一日空。故預選明德以爲貳。我雖不敏。豈違先皇之命乎。固辭弗嗣。相讓空位垂三年。民之貢獻者。不知所適歸。而大鷦鷯執志益確。太子知其不可奪。乃自殺。大鷦鷯驚馳至菟道。慟哭盡哀。乃葬於菟道山上。於是登祚。是爲仁德天皇。

第三十四 佛像渡來

青山延光

欽明天皇十三年冬十月。百濟遣使獻釋迦銅像一軀。及佛經曰。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尙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福德果報。自天竺至三韓。莫不尊敬。謹遣使貢獻。帝大悅。問群臣曰。西蕃獻佛。相貌端嚴。所未嘗見。是可禮乎。大臣蘇我稻

目曰。西蕃諸國皆已禮之。奈何不禮。大連物部尾輿中臣鎌子奏曰。國家恒祀天地群神。一旦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帝曰。宜付稻目試禮之。稻目大悅。安置小墾田宅。捨向原宅爲寺。已而疫癘流行。民多夭死。尾輿鎌子奏曰。今日之災。由禮佛。請速廢之。帝從之。敕有司棄佛像於難波堀江。縱火燒寺。

第三十五 捕鳥部萬

青山延光

用明帝元年秋七月。馬子與泊瀨部竹田廐戶難波春日五皇子帥兵攻守屋於澀河。守屋築稻城拒戰。其兵蔽野。諸皇子惶怖不敢進。廐戶截白膠木造四天王像藏之。頂髮誓曰。今日使我戰捷。必建寺塔奉之。乃麾衆而進。守屋登樹注射。迹見赤檮射殺之。守

屋兵悉潰。諸皇子兵追及於河內，餌香川原，殺數百人。守屋資人捕鳥部萬帥一百人，守難波宅，聞守屋死，逃匿茅渟縣山中。有司遣兵搜捕，萬匿竹叢中，牽繩撼竹，衆赴之，萬輒射殺之，衆不敢逼。萬挾弓逃走，衆射中其膝，萬仆地，呼曰：「我天皇干城，今乃窮矣。」衆競射，萬撥飛矢，殺三十餘人，遂砍折其弓，投劍水中，引刀子自殺。乃支解其尸，爲八梟，之八國。萬有畜狗，繞尸而吠，遂脚其頭，置古冢，不食而死。國司奏之，朝廷下符令萬族葬之。

第三十六 狗說

賴 襄

狗之爲畜，善記其主。主之畜狗，食不必梁肉，衣不必文綉。時投與骨，置之門墻之外，使守夜而已。而主來自外，則搖尾迎之。雖昏黑，

未嘗失也。他人或牽而去，遠數十里，啗以美肉，而狗悲號躑躅，不自安也。自求其道而歸，望其舊主之門，則喜躍而入。嗚呼！人之不知義者，謂之狗彘，以相罵辱也。夫朝飽新田氏之祿，而暮候足利氏之幕者，使狗聞知之，肯食其餘邪？或者較其主之恩曰：「彼衆人遇我，此國士遇我，我報各視之爾。」然如狗，則未嘗曰：「彼衆狗遇我，此國狗遇我也。」

第三十七

犬 博物新編

有醫士入城診脈，路遇跛犬，呼引之歸，試以葯敷治其足，數日尋愈。嗾使返其主家，後年餘，犬別引一跛者，直造醫院，搖尾求醫，再以藥治之，使愈。乃戢耳，並行而去。又有醫士獨行郊野，忽有巨葵，

隨諸其後。醫士作聲呼喝。葵仰目搖尾。如認故主。心竊奇之。同行數里。倏有數賊。拔刀攔路。醫士嗾葵噬賊。賊衆披靡。遂獲免而歸。擬欲留養此葵。葵遂遁去。又佛蘭西俗尙皮鞋。好以墨膠磨使瑩潤。以是路有擦匠爲人磨擦靴鞋者。嘗有貴紳。徒行拜客。偶汚其靴。遂出數錢。使匠代擦。及行數武。靴復汚如前。再擦再汚。莫知所自。乃留心瞻顧。見一小犬。頻來繞拚。頓悟乃匠使之者。紳喜其慧。遂以多金購而獲之。後携犬往英吉利。一日忽失所在。蓋犬已搭火輪船回國。歷萬里重洋而尋故主矣。

第三十八 志 貝原篤信

篤信竊謂志者心之所之。立者堅強而不怠輟之謂。蓋念々常在。

學上而爲之不厭之意。非俱有志而已也。爲學當以立志爲先。苟悠悠空度歲月。爲人而不爲己。豈成事哉。立志之方。又在致知而已。蓋知之明。則尊德樂道之志。自不能已。故志不立者。豈特稟氣之柔懦而已哉。因知之不明也。學者立志。須以聖人爲準的。不然則雖從事于學。徒安小成而已。是自棄也。聖賢教人以立志爲學也。可謂誨汝諄々也。學者豈可聽我藐々乎。皮日休曰。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信乎斯言也。蓋教者聖功也。立志者在乎我而已。豈可不自勵乎哉。夫人飲食逸居。而無小補於世。則蠢然天地之一蠹而已。豈可不自耻乎。

第三十九 鎌足奉鞋 德川光國

蘇我入鹿挾不臣之心，闕闕社稷。鎌足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諸王有爲之主，乃屬意於天智帝。然不能通情。一日陪天智帝，蹴鞠於法興寺槻樹下。帝鞋隨鞠而脫，鎌足跪奉之。帝亦跪受之。自是相善，俱布肺腑。無所伏藏。然恐數會人生嫌疑，託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每相往來，密謀干路。無計不相協。鎌足曰：成大事者不可無毘輔。大王宜與蘇我石川麻呂結婚成好，而後與之謀成功之路。莫近於茲。帝大悅從之。鎌足往使石川麻呂進其女。於是石川麻呂赤心奉帝。鎌足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養網田。四年六月三韓朝貢。天智帝告石川麻呂曰：三韓進調之日，卿當讀表。吾欲入誅入鹿。卿宜知其意。石川麻呂諾。及期，天皇御大極

殿。入鹿爲人多疑。晝夜帶劍。鎌足教俳優調誘之。入鹿笑而解劍。乃入就位。天智帝自執長槍。鎌足持弓矢警備。使海犬養勝麻呂授匣中兩劍於子麻呂。網田斬入鹿。子麻呂恐甚。以水送飯。即反吐。鎌足叱而遣之。子麻呂猶畏縮不發。天智帝先入急擊。入鹿。子麻呂等相繼而進。遂斬殺入鹿。其父蝦夷亦伏誅。事平。

第四十 清麻呂使字佐

星野 恒

太宰主神習宜阿曾麻呂媚附道鏡。矯奏字佐八幡神教曰：令道鏡即位。則天下太平矣。道鏡聞之，稍懷覬覦。上惑焉。召近衛將監和氣清麻呂。謂曰：大神欲憑汝姊法均。尼有所言。汝宜代法均往臨發。道鏡悚以禍福。清麻呂出。遇其友路豐永。豐永曰：子此行所

係甚大。道鏡若登天位，吾何面目臣事之。當與二三子從伯夷遊耳。清麻呂深然其言，誓死而往。還奏曰：大神憑語，我國家開闢以來，君臣分定，以臣爲君，未之有也。天日之嗣，必立皇緒。道鏡何人，宜速剪除。道鏡大怒。秋七月，解其本官，出爲因幡員外介。未之任，追咎其矯神教，欺罔朝廷，除名流于大隅。

第四十一 坂上田村麿

德川光國

坂上田村麻呂，左京大夫，田麻呂子也。身長五尺八寸，胸厚一尺二寸，身重二百一十斤，輕之至六十四斤。眼如蒼隼，鬚髯如金線，有膂力。延曆中，叙從五位下，爲近衛將監兼內匠助。進近衛少將兼越後守，帝將征蝦夷，田村麻呂與正五位上，百濟俊哲赴東海。

道。閱士馬檢戎器，俄爲征夷副使。從大將軍大伴弟麻呂討蝦夷，殺略甚多，以功進從四位下兼木工頭。任陸奧出羽按察使，兼陸奧守、鎮守將軍。尋拜征夷大將軍，奉敕檢校諸國夷俘。二十年，陸奧蝦夷復反，授節刀討之。及凱旋，除從三位，遷近衛權中將。二十一年，築陸奧膽澤城，鎮壓蝦夷。夷酋大墓公阿氏利爲盤具公母禮，率部落五百餘人降。役竣，將二酋歸京，請放還本部，以招黨類。公卿議曰：野性獸心，叛服無定，今賴朝威獲此梟帥，若依奏請，是所謂養虎遺患也。乃斬於河內，植山。二十二年，又赴陸奧，築志波城，及辭見，賜彩帛五十匹，綿三百屯。還爲刑部卿。二十三年，再爲征夷大將軍。明年任參議。大同初，任中納言兼中衛大

將餘官如故。奏曰：陸奧出羽郡司之任，職員有限，而邊要之事，頗異中國。望請擬任幹了勇決之人，以爲防守警衛之備。於是敕聽正員之外，擬任郡司軍役。二年改中衛府爲右近衛府，田村麻呂居府如舊，兼侍從兵部卿。進正三位，尙侍藥子之變。下敕固三關，田村麻呂居兵府，威望素顯，帝恐其爲太上皇用，遽進大納言以固其心。及太上皇將東使，率輕銳邀之美濃道時，文室綿麻呂以侍太上皇，繫于左衛士府。田村麻呂知其才器可用，奏釋之，與俱行事尋平。

弘仁二年薨於粟田別業。年五十四。賜施布米及役夫二百人。帝不視事一日。遣大舍人頭藤原纒麻呂治部少輔秋篠全繼就第。

傳宣贈從二位，賜山城宇治郡栗栖村水陸田山林三町爲墓地。使其屍立棺中，向平安城而葬之。併甲冑劍矛弓箭繡鹽瘞之，官使監護其事。是後國家將有事，則其墓鳴動云。大將每出征，先詣而禱焉。其所佩劍藏之御府。曰坂上寶劍，帝親贊其像，深哀惜焉。

第四十二 本朝通鑑

青山延于

寬文中幕府命儒臣修本朝通鑑，既成，將梓行，光圀適朝，幕府命執政以其書示三藩。尾紀二公皆賀盛舉，公適披閱之，至以皇朝爲吳泰伯之後，大驚，謂執政曰：後漢以後之史，以皇朝爲姬姓，此無稽之說，固不足信。且本邦既有正史，安有舍正史而不取，從外國謬妄之說，而瀆皇朝神明之胄乎？昔後醍醐朝有妖僧妄著一

書首唱此說。詔燔其書。夫推古時文學未盛。然其貽書於隋。執匹敵之禮。而今斷為泰伯之裔。是以堂堂天朝。為外國之附庸也。斯書果行。無乃傳醜於萬世乎。宜命改定。執政服其確論。

第四十三 黃門義公

大槻清崇

國家有禁。殺鶴者刑。蓋重仙禽也。水戶黃門義公時。有人銃鶴於禁獵所。縣吏捕以獻焉。公怒下之獄。久而不問。歲亦已暮。明年春正月。公招致封內八巨刹住僧。自饋享之。例也。禪話之次。及殺生事。公因謂僧徒曰。日有犯禁殺鶴者。寡人嘗學斷此獄。僧等觀焉。乃引出囚人於庭。縛之松樹。大聲喝曰。汝犯國家大禁。其罪不可赦。拔刀擬之。而故躊躇。七僧觀之。噤若不出。一語。公於是投刀罵。

曰。咄。鈍僧輩。我豈以人替禽者乎。特法律之不可曲。欲待沙門一哀。以宥之。今乃七僧駢首。呆然視其危。而莫之救。慈悲之道。安在哉。夫僧而無慈悲之心。亦安用浮屠哉。命盡逐七僧。而宥殺鶴者。寧靜子曰。桃源遺事有記云。西山公每斷死刑。戒獄吏云。行刑之日。必以告我。其意謂。苟有生路。吾能活之。故大辟之處。斬處磔者。吏往々延時月。或至踰一歲。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如義公。殆庶幾乎。

第四十四 紀公生母

大槻清崇

紀公賴宣生母曰阿萬。後稱養珠院。嘗謂愛諸公子。而獻之名劍寶器。常事耳。抑主將所寶者。有名勇士也。一旦緩急。舍勇士將孰

之恃乎。妾聞塙團右衛門爲舊主所錮。仕路迤邐。妾欲得此人。以保護公子。顧不勝於名劍寶器乎。乃就每歲所受粧資五百金。致其二百金於團右衛門。以待他日之用。

寧靜子曰。鏡臺粧奩。務致其美。婦人常態耳。誰謂捐其粧粉資而爲國家養猛士耶。嗚呼。有此母而有此子。南龍公之勇武絕倫。不足恠也。

第四十五 恠猴

大槻清崇

藝之廣島有福島伊豫者。其正廳之廁。夜々有恠出焉。人莫敢入之。一夕武藤坂井大橋真木村上諸人來集。時塙團右衛門亦往。談論移刻。團起之。廁主人慮其有異。使侍童執燭從之。廁在大松

樹之下。蔦蘿纏其上。忽有物下。簌々有聲。陰風一綫。驕然墜屋上。團謂是所云恠者。屏息埃之。既而恠據屋端。俯闖廁中。面如赤夜。又目光爛々射人。團張眼叱之。恠轉身下。直自廁底。手摩團之臀。團伸臂執之。恠則躍上屋。闖之如前。於是團決起。攫其腕。極力牽之。廁戶爲破。燭滅。恠在暗中。輾轉欲逸。向之侍童走來。特其脚。團急抽腰刀刺之。廳中主客聞其聲也。爭來燭之。團滿身被鮮血。淋漓朱殷。恠則屍然僵在地矣。迫視之。乃一獼猴之極老者云。寧靜子曰。世俗所謂恠云者。往々有形氣觸人。而無見其物也。其實非無物。無有如塙團其人者。捕而獲之耳。夫猿狢狐狸諸妖獸之外。寧別有恠云乎。因思昔者源三位所射恠獸。亦安知非是等

之類耶。

第四十六 義猴

芳野世育

東京谷中善光寺坂有業種樹伊三郎者畜猴甚慧能解人意鍾愛有年甲戌春伊罹疾頗爲崇患請治信夫尙貞每往診猴必踞侍甚有憂色與物不食如諦聽二人之言者然尙貞竊異焉已而伊歿猴悲號哀慕不離柩欲自經者再矣家人驚愕慰諭之猶且絕粒及至葬失其所在多方搜索得之牀下以繩緊縛其喉兩手握其端而殮因窆之伊墓側。

第四十七 狩虎記

鹽谷世弘

征韓之役豐公下命薩侯曰欲得虎肉以資藥須獵以貢之書以文祿四年正月至軍時積雪埋山不可得而獵焉三月八日薩侯與世子乘船於唐島至昌原明日勒隊圍山終日無所見其翌披荊棘躡險阻深入數里列卒數千分曹吶喊峰壑爲震俄而雨降烟霧濛密有虎走出將突圍安田次郎兵衛者島津守右衛門尉彰久之臣也舞刀逐之虎還顧迎噉安田刺其口殮之須臾二虎跳躍飛走直逼麾下世子恐其迫父也將身當之舍人上野權右衛門揮刀迎擊虎蜚騰啞之牙投可五步負嵎大嘯帖佐六七急驚斫頭刀三下虎怒噬其股側有老松枝條下垂福永助十郎捺尾纏枝極力逆曳永野助七郎進擊斃之其一遂遁六七亦病瘡死於是薩侯狀其事獻獲于肥前行臺豐公大悅下手書褒賞世

傳之以爲虎狩云。

第四十八 那波活所

原 善

一貴戚勇武絕倫。其佩刀利鈍必自試諸人。嘗得一刀。備前長光所鍛也。乃執罪者立斬之。左右互辭以讚。活所獨蹙頰而無言。貴戚問曰。中夏亦有刀利與執刀之妙如此者乎。活所曰。龍泉太阿。干將莫邪。類是皆彼邦名器。水截蛟犀。陸斷虎兕。其利不讓之。又人君手斬人而快於心者。古之人有行之者。夏桀殷紂是也。吾邦亦有職斬罪人能堪之者。稱穢多。最至卑者也。貴戚默思良久曰。卿言極善。往事吾何心哉。厚褒賜。貴戚又嘗謂曰。吾不幸不得良臣。活所曰。惡。是何言也。惟今君之部下智勇之士。不乏其人。而以

爲未足者。但君不知焉爾。貴戚大感悟。

第四十九 正成應徵

青山延光

帝幸笠置寺。笠置巉峻。便於守戰。乃造行宮。時大和河內伊賀伊勢兵稍聚行在。而未有一巨族來應者。帝憂之。適夢紫震殿前有一鉅樹。南枝最茂。下設御坐。帝惟問故。有二童答曰。今天下無地可駐蹕。獨此坐爲陛下設耳。帝覺而異之。以爲木南於字爲楠。輔朕平天下者。楠氏歟。乃召寺僧成就房問曰。此地有楠氏乎。僧答曰。否。河內金剛山西有楠正成者。左大臣橘諸兄之裔。其母禱志貴毘沙門。有所夢生之。故小字曰多聞。實有勇名。帝乃遣藤房徵正成。正成拜曰。是武夫至榮也。即詣行在。帝大悅。令藤房傳旨曰。

卿應徵即至。朕深嘉卿。今日之事。一委之卿。卿何策能克。正成曰。賊恃逆滔天。天威所加。何所不克。戰在智與勇。以勇則武藏相摸。天下勁兵。以智則彼徒豕突。無足畏者。然兵不能無勝敗。敗亦不足勞聖慮。臣而不死。必爲陛下滅此賊。辭還城。赤城。

第五十 尊雲親王

巖垣松苗

入道尊雲親王。嘗勸父帝以東征之事。自以討賊爲己任。至是匿南都般若寺。一條院候人好專。牽兵圍般若寺。親王匿大般若經笥中而得脫。走紀伊。相從者僅九人。多歷艱險。過旬纔至十津川邑。邑豪族戶野兵衛築壘奉之。可半歲。熊野別當定福以貨誘其族。謀害親王。親王乃趣高野。途過賊黨芋瀨。所守之關。因說芋瀨

出之。芋瀨請賜親王錦旗。或近臣首級。以謝鎌倉。赤松則祐應聲將自刎。平賀三郎止之。請與錦旗。親王即賜之。出關行一二里程。此日村上義光後至。見芋瀨家僕執錦旗。怒曰。親王討賊。義旗奴輩烏得奪之。乃捉其僕。投二三丈。得錦旗。追隨親王。過玉置莊。莊司亦賊黨也。要止親王。片岡八郎鬪死之。親王以爲不可免。乃謂左右曰。吾今自殺。死則皮面抉眼。使人莫能識。天下義士聞吾死。恐失望也。會野長瀨氏牽義兵三千餘騎來援。玉置兵敗。親王蓄髮還俗。改名護良。壘吉野。益謀討賊。

第五十一 村上登樓

土屋弘

元弘之亂。護良親王入芳野。築城守之。賊大兵來攻。外城已陷。親

王親戰數合。退入內城。與左右酌酒。慨歌。村上義光鎧被矢如帽。來跪曰。賊勢強甚。城不可支。請假大王鎧裝。臣詐稱大王死。大王宜乘間出走。王曰。與汝同死。何忍獨逃。義光勵聲曰。圖大事者。惡得此言。起解王鎧。王顧曰。卿精忠。易世不忘。義光乃易鎧裝。登譙樓。子義隆來欲偕死。義光曰。亟去。為王拒後。勿徒死。義隆泣訣。義光望王去遠。大呼曰。皇子護良。自及。汝等行將為天兵所誅。視以為式。乃劃腹抽腸。擲于壁而斃。賊四集。斬其首解去。義隆單身留鬪。斬數卒。被二十餘創。入竹叢中。潰腹死。親王終獲免。時義隆年僅十八。

第五十二 高德題櫻樹

山縣 禎

元弘二年春三月。北條高時遷帝於隱岐。初帝之在笠置也。兒島高德謀起兵勤王。會行在失守。車駕西狩。高德聚族議欲奪車駕于路。乃要之於舟坂山。已而車駕自山陰道計竟不成。乃踰三石山。徑赴杉坂。則又不及焉。於是衆皆散去。高德欲見帝。道其衷微服。夜至御館。竟不得間。庭有一櫻樹。輒斫使白。題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明日衛士見之。以白帝。帝心竊喜。及帝幸船上山。高德與父範長共詣行在。

第五十三 車駕還京

青山 延光

元弘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車駕發船上。左近衛中將藤原行房勸解由。次官藤原光守。衣冠扈從。其餘百官皆戎衣。伯耆守名和長

年帶劍侍衛鹽谷高貞以千餘騎前驅步騎連絡三十餘里二十
五日詔廢新主少貳貞經聞六波羅平大懼欲滅探題北條英時
自贖遣使告菊地武重大友貞宗貞宗應之武重斬其使者以報
父怨曰若能誅探題請相見於戰場英時聞其計遣長岡六郎詣
貞經覘伺衆果造盾礮鐵六郎乃進刺貞經子賴尙賴尙拳捷扞
以棋局搏而殺之是日貞經貞宗帥兵七千餘攻英時破斬之西
海道平矣。

二十七日車駕幸書寫山二十八日五大院宗繁既降義貞匿北
條邦時聞義貞窮搜餘黨懼事泄給邦時令西走密報船田義昌
曰僕知高時子邦時所在請導君兵擒之君幸薦我義昌詐許之

使兵士從宗繁遂擒邦時於途斬之義貞惡宗繁不義欲誅之宗
繁大懼逃亡途饑死晦駕次兵庫赤松則村以兵五百餘迎謁帝
曰中興之功實在卿等詔令警衛鎌倉捷問未至上下猶懷危懼
六月朔有使者持書馳至衆驚奏之乃義貞捷書也衆咸歡呼敕
授使者官二日駕發兵庫楠正成以兵七千來迎帝勞之曰國家
再造卿之力也正成謝曰不藉陛下威靈臣豈展尺寸以出重圍
乎詔令前驅四日還京師御東寺百官絡繹奉迎車騎雲合議者
或謂宜用重祚之禮左大臣藤原道平奏言陛下雖久播越躬奉
神器臣以爲宜用巡狩還宮之儀帝從之五日還宮足利高氏直
義以騎兵五千後拒楠名和赤松諸將皆從儀衛嚴肅觀者莫不

相慶。詔去正慶號。悉削新主所署官爵。廢關白。特詔左大臣藤原道平。右大臣藤原經忠。參輔庶政。

中等漢文卷之壹中終

中等漢文卷之壹下

山本廉編

第一 小山田高家

德川光圀

小山田高家稱太郎。不詳何許人。延元元年。從新田義貞西討。抵播磨。圍赤松則村。白旗城。自春至夏。軍乏糧食。義貞慮兵士暴掠。每街署榜曰。敢刈一穗。侵一屋者。處法。是以農不釋耕。商不易肆。高家犯令。刈麥。軍吏論罪。當斬。義貞聞曰。彼豈肯以身易麥。無乃以敵地所生。誤為非吾令之限乎。不然。糧食匱乏。不得已犯法也。遣人檢視馬仗。盛設而芻糧。索如義貞。有愧色曰。彼之求食。將以力于戰。而士卒先饑。將之恥也。勇士不可失法。亦不可濫。遣衣二

襲償其田主給高家糧米十斛謝之既而義貞與足利尊氏戰兵
庫敗走馬中矢僵上路傍塚上俟副騎至敵競集團之高家馳至
以所乘馬授義貞力戰而死義貞賴得脫去

第二 正行詣行宮

德川光圀

正行與弟正時和田賢秀等百四十餘人歃神水誓以共死詣行
宮奏請曩者先臣正成展微力夷強賊以安宸憂無幾天下復亂
逆徒來攻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遺言遣還河內糾合族黨
欲其除滅朝敵俾宇內再歸皇化也臣年既壯常恐以有待之身
遽嬰不測之疾上而爲不忠之臣下而爲不孝之子方今師直師
泰將來犯實臣報效之秋矣若非獲彼首則授臣兄弟首於彼雌
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言畢泣下

帝親臨口敕曰前日二戰每得克捷汝累世武功殊可嘉尙聞賊
復盡兵來犯事勢固弗輕雖然知進而進欲不失時也知退而退
欲圖全也汝朕之爪牙慎當自愛正行頓首而出率衆拜後醍醐
帝廟告曰戰如不利不敢生還叩鐔而起題同盟姓氏於如意輪
堂壁書歌於其後曰加倍羅自斗加彌氏於毛倍波阿豆佐由美
奈岐加儒珥以流奈烏層斗度牟流各截髮納于佛殿而後發

第三 匡房強記

德川光圀

大江匡房式部大輔匡衡曾孫信濃權守成衡子也穎悟絕倫四
歲始讀書八歲通史漢十一歲作詩世稱爲神童權大納言源師

房令賦詩以試之。匡房援筆立成。師房奇之。進呈後冷泉帝。帝大感賞。賜學料。關白賴通創平等院于宇治。與師房往而規度。大門北向。賴通問師房。寺門北向。古亦有諸。曰不知。匡房尙幼。從在後。師房試問之。匡房曰。天竺那蘭陀寺。震旦西明寺。本朝六波羅寺。門皆北向。賴通歎賞。

承曆中高麗請醫。廷議以其無禮不遣。使匡房作牒報之。其詞有云。雙魚難達鳳池之浪。扁鵲豈入雞林之雲。世傳稱焉。

第四 宗矩劍法

飯田忠彥

柳生宗矩。大和柳生人也。姓菅原氏。宗矩初字又右衛門。文祿三年。初謁見東照宮。善擊劍。多機智。庚子亂。以良家子。私從小山行。

營會上國兵起。東照宮召謂曰。汝急馳返鄉里。與父召募義勇。應舉兵。乃賜書於父宗嚴。而還柳生。促募故舊以從事。及軍平。錄其功。賜柳生谷正木坂地。加賜一千石。寬永六年三月。叙從五位下。稱但馬守。九年九月。爲使番。聽五字幟。十月。加賜三千石。十二月。爲大目附。其後累賜采邑。食一萬二千五百石。居柳生。宗矩繼父善劍法。大猷公自幼常召宗矩。修練其術。日夕盡心。未怠。屢勞心慮。或時宗矩啓曰。古人有言。雖爲其親。能得傳子之難。惟調練思慮。躬自有所得。臣嘗就師參禪。頗有所感。而業少進矣。至不言之妙。不若假禪而悟道也。公甚悅。問宗矩所學。且曰。汝選其善者。乃使臨濟一派宗峰遠孫宗彭。請關東薦舉。而宗矩與宗彭俱選著。

一書以獻。公忽悟。得其至妙。崇信宗彭宗矩初以擊劍起身。故世人謂惟一術而已。然幕府登庸之。宗矩老武而能。諸大務假禪諭。政公每謂左右曰。天下大政。孤學宗矩而得其大要也。

第五 塚原卜傳

依田百川

塚原卜傳。常陸塚原人。父曰土佐守學。劍法於下總人飯篠長意。擊刺妙天下。卜傳繼箕裘。仗劍周遊諸州。時下野人上泉伊勢善。用槍劍。卜傳折節爲弟子。業益進。嘗入京師。將軍足利義輝延見之。試其術。大喜受業。其遭弑身執劍。縱橫奮擊。斬十餘人。伊勢國司北畠具教亦從受業。後爲織田信長所殺。死時徒手搏擊。進奪敵刀。斬數人。卜傳遊列國。其徒七八十人。鞍馬如雲。牽狗臂鷹鹵。

簿如大諸侯。其見重至此。然時或屏騶從。單騎獨行。跋涉山谷。人不能測其所爲。又自稱其劍法曰無手勝流。人不能解其何故也。嘗東歸過近江。上湖舟見六七客。中有一士人。狀貌猙獰。鬚髯繞面。自謂精武伎。天下無敵。卜傳抱膝坐睡。如不聽者。士睥睨曰。吾子亦佩刀。盍一言。卜傳徐曰。僕之伎與君異。不求勝人。欲不敗耳。士作色曰。子術何名。曰。無手勝流是也。所佩何用。曰。是斷私心。非斬人也。士益怒曰。子徒手敵我耶。曰。可。士呼舟人上岸。卜傳遙指一洲曰。岸上格鬪或傷人。請於彼。乃命舟子近洲。士躍起上陸。拔劍麾曰。客來客來。卜傳脫刀付之。舟人奪其棹。一盪舟開去。岸數丈。大笑曰。無手勝流是矣。

百川曰。上兵代謀。義輝具教。以卜傳弟子。不能極其蘊奧。徒得其皮毛。恃勇侮敵。身死國亡。何也。嚮使二君得無手之秘。則久秀信長可折箠而使也。惜夫。

第六 板倉重宗

鹽谷世弘

京兆尹板倉重宗。朝于江戶。重宗手捆茅鞋。獻之曰。是先臣所教。臣東照公在參河時所御也。願以念祖業。艱難。重宗明決善治。訟二婦爭子。重宗曰。官何知所出。援得者即是。乃使二婦援女左右。手女不堪。痛泣。一婦援得。悅甚。將抱去。重宗勵聲曰。彼非力不足。方爭之。恐傷子。不敢強援也。汝則反之。汝非兒之母也。二寺寶藏古硯。皆名松陰。傳言平重衡遺物。爭其真贋。重宗曰。重衡貴公子。

硯名松陰者。何必一二僧乃服。

婦人言。夫爲賊所殺。刀有血痕。賊必病創。使吏搜之。不得。徧問瘍醫。一人曰。不知何人。請臣載篋輿。行可二三里。掩覆使無所見。輿中杌隉。如上下山。暮至其家。屋宇宏壯。主人馮几而坐。云爲賊所斫傷。臣與之藥。留十餘日。送歸家。重宗曰。汝在其家。何所聞見。曰。無何也。但歸途聞異鳥鳴。擔夫曰。所謂呼佛法僧者也。臣聞高野日光獨有此鳥。然二山非一日程。臣意怪之。而不敢問焉。重宗笑曰。汝不記俊成之歌耶。乃遣吏松尾山搜求。即得賊人。以爲神。嘗出行。市兒指輿。連呼周防。意如有所憎怨者。重宗駐輿。問得父名。明日召問。汝有何冤。對曰。小人有叔父侵財。訴之不得直。重宗

使屬吏檢前後按牘。因謂其人曰。吾謬矣。然事已經年。不可覆按。因出私財償之矣。

第七 西人遺言

依田八百川

亞拉比亞有一豪富曰阿兒摸刺的。生二子。田宅肥美。又有佳菓數百種。建屋其中。飛棟聳空。朱欄映日。器什莫不精良。一日憑檻眺望。嘆曰。美哉田園。辛苦經營。欲以傳之二子。二子不和。日尋鬩。若令並隣而住。必啓爭端。終爲他人所有耳。因憂慮成病。臨沒遺書曰。堪爲吾子者。獨取之不許分產也。如其裁決。一問法官。遂死。兄弟訴於官。長子呈父像曰。兄弟孰能肖者。吏命立庭相之。並酷似。而論其釐毫。兄弟互有似。有不似。吏不能決。乃問曰。父有所能。

乎。二子答曰。善射。長又曰。夜射飛鳥。莫不中。季又曰。使箭至天。雖星斗射墜也。

法吏乃令二子較射。懸父象。命各射其瞳子。兄先射之中矣。弟擲弓跪謝曰。彼爛者嘗顧我。眷我不忘於心也。焉忍射之。兄有喜色。法吏起執弟手扶之。撫其額曰。汝真阿兒摸氏子矣。愛父勝於愛財。孝子也。因悉付其遺產。弟素有至性。分產與兄。一家輯睦。訴乃止。

第八 大岡忠相

木村弘毅

越前守大岡忠相。爲人聰敏明決。元祿中爲山田宰。其屬邑與紀伊侯所領接壤。其民與紀人爭田控諸官。久而不決。時德廟入自

紀藩繼統守宰畏之莫敢斷者。忠相下車立捕紀民之曲者處法。德廟聞之知其可大用擢爲府尹政績彰著至今謳歌不衰。嘗有染工其隣人新建土庫高蔽日染工恐其失業也。百方言之。鄰人不聽控之于忠相。忠相曰人自建屋于其地。爾安得止之。雖然染工而不覩日是失業也。爾宜速改他業。則自於其地築山鑿池。惟汝意所欲。鄰人聞之大懼輒毀土庫以謝過云。

第九 秀吉和輝元

菊地 純

秀吉既圍高松城。築巨防於城南。引河水灌之。城兵結櫟而坐。城不漸水數尺。輝元聞秀吉援兵且至。議行成。僧惠瓊素歸心於秀吉。爲講和議。秀吉曰。苟使城將宗治自殺。則我可以藉手而去。惠

瓊以告輝元。輝元不肯。明日惠瓊自入城諭宗治。宗治曰。我一死可以。和兩國何敢不死。乃與兄月清等乘舟出城。自裁舟中。以出城兵會京師。凶聞至。秀吉大驚而未宣言。明日率數十騎巡視堤防。輝元猶張軍不去。遣使者來治前議。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自我發之。乃具告使者以變故。使還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與我和乎。使者還報。

輝元大喜。謀於諸將。諸將欲掩擊之。曰。是天幸我家也。不可失矣。隆景曰。吾所見異於此。吾視秀吉舉動和議發於外。而變故起於內。使常人處之。必深秘其事。速成前議。今正告不隱。任吾從違。其量豈可測哉。而今與之戰。我曲彼直。譬我必深。異日雲蒸龍變。問

罪行罰。我輩將無死地。以吾計之。莫如從前約。彼遭際禍難。德我不違約。必厚遇我。功名富貴。將與我共。是我與彼同慶幸也。輝元然之。乃送質成和。秀吉欲還討光秀。因乞弓銃各五百。旌旗三十。騎士一隊而發。

第十 山崎之戰

菊地 純

秀吉乃移檄討光秀。將兵四萬至尼崎。使人往大阪報織田信孝。信孝大悅。與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往會之。光秀聞之。以兵一萬五千。次洞嶺。秀吉軍山崎。已而兩軍皆陣。秀吉北瞻天王山。指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使敵先獲之。非吾利也。言未畢。賊旗幟登焉。乃命堀尾吉晴往奪之。吉晴勇決。應聲而起。馳至山腹。則賊既先。吉晴

從後蹙之。賊弓銃在前。不可用。吉晴大呼奮擊。賊兵遂棄山走。吉晴等代陣焉。高山友祥爲先鋒。關山崎南門不聽他隊。先進。聞天王山軍聲起。乃開門而進。與賊左陣大戰。中川清秀踰坂而進。遮其左。池田信輝亦濟河衝其右。合擊大破之。秀吉追逃。直逼光秀。光秀怒欲親戰。比田某叩馬止之。前導走勝龍城。城兵散亡。所餘僅百人。即夜光秀與十餘騎潰圍北出。馳向坂本。至于小栗。棲土兵群起。自林中以槍刺其肋。墜馬而死。

明智光春在安土。令堀秀政伐之。光春馳赴坂本。會秀政于大津。與戰大敗。騎入湖水。秀政兵相語曰。是自溺死。葬魚腹耳。望見以爲笑樂。既而光春下鞍。助馬而渡。左唐崎孤松。轉馬首而右進。勞

將上陸。秀政令曰。此非徒所觀望。何不取路於海道。追躡殲之。光春從容上陸。見敵騎來近。銜馬以良藥。馳入坂本。城兵見光春來。喜躍設守備。乃登天主閣臨敵。則圍合。光春慮其兵寡防禦。或不整。身親發銃於各所。以示城中有備。悉出其寶器付之敵。手及光秀妻孥。火城自殺。

第十一 浪速夢

大槻 清崇

太閤以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午晌薨。壽六十三。葬於東山阿彌陀峰。初聚樂第之成。公遇詠國歌一首。自書之箋。使尼孝藏。主函而藏之。戒曰。他日有需則出之。後十二年。至此病篤。俄召尼孝命之曰。持昔所付國歌來。尼孝出而進之。公直援筆記歲月日及諱。

於其後。欲并造花押。半成而腕澁。乃擲筆。明日而薨。蓋豫以擬絕命詞。臨薨。出以遺後人也。其歌曰。露止置。露止消。奴留我身哉。奈仁波乃事波。夢乃世乃中。譯曰。露生露滅是吾躬。浪速榮華一夢中。此箋今尚傳在木下侯云。

第十二 太閤雜事

大槻 清崇

小牧之役。前軍既成陣。馳人伏水。請進馬。時豐公與茶博利休茗飲。聞報便起。直自後園出。搦衣撫臀曰。來來。其輕舉弄敵。每每如此。前田德善院嘗以爲言。公笑曰。勿用。方今天下豪傑。誰復有尚乎我者耶。

船達伏水。岸上乍見倒立長竿。掛肩衣其上者。公冷笑曰。何物點

奴做箇惡戲。因顧左右曰。是比喻耳。汝等能解乎。皆曰不解。公乃曰。世事顛倒矣。無袖在上也。蓋邦語無袖。言非其人也。既而捕吏拘主者。以至。則曰。汝雖小點。可憎亦足以警孤矣。但施之他人。必啓爭端。慎勿再焉。與金縱之。其大度如此。

公之東征。次宇都宮。召佐野天德寺。語戰國事。天德寺盛稱武田上杉勇武無比。公笑曰。使二髡在乎。一人提長刀導前。一人揭朱傘擁後。亦足以壯吾儀衛矣。而今不在。是實孤之不幸。而二髡之幸耳。

移蒲生氏鄉。封於會津。食百萬石。氏鄉來謁。未及陳謝。公率然謂曰。聞卿善筆蹟。幸爲孤寫謠曲一本。自取筆硯以授之。終不及移

封事

書史在側。草檄文。偶忘醜醜。醜字。公以指畫大字於地曰。大字當如此。書蓋以醜大邦讀相近也。其檄征韓諸將。往々用粘合紙。文亦有塗抹處。輒付使者曰。持此往矣。

公逢人輒曰。亦見吉夢乎。每諸侯伯來。謁宴飲。欸接。或圍棋。或點茶。或歌謠舞樂。各隨其所好。罄歡而罷。蓋皆所以摠攬人心也。要之谿達大度。殆所謂天授者非耶。

第十三 大阪

大槻如電

國不富則兵不强。富國之道。在勸農工。農工賴商。以通其貨。大阪百貨之府。大賈之市。其所由來。蓋久遠矣。

三韓朝貢以來。舟運之利大興。仁德帝有見于此。相地難波津。始建都制。置外館。即是地也。中世尙有攝津職。凡海路出入京師者。無不經由。其後舟泊或移神崎。又轉界浦。共爲附近之地。及豐關白築大阪城。遠邇商沽。張肆城下。遂爲熾盛大都會。于今三百年。市人轉難波。舊名。又或稱浪華。

市分東西南北四區。跨淀河下流。常呼大川。架三大橋。其下分爲安治木津兩川。其河口共海船所儲聚也。二條長渠貫通南北。曰東橫堀。曰西橫堀。其他有長堀道頓堀。江戶堀。土佐堀等。而兩橫堀之間。街衢井通。太似西京。但憾道路狹窄耳。

大阪城深塹高壁。置第三師團。造幣局在大川北岸。停車館有四。

其在梅田者。通西京及神戶也。近來工業盛行。煙突林立。常見煤烟漲天。

市人營々趁利。殆不省其他。故世人往々有鄙焉者。然是千餘年來習俗。而素封家之多。職此之由。夫嗚々者。恐失其當。

第十四 京都

大槻如電

京都平安爲正稱。桓武帝建都于此。詔曰。山河襟帶。自然作城。宜改山背國爲山城國。又子來之民。謳歌之輩。異口同辭。號曰平安京。今宜從之。是也。近來稱西京。蓋對東京言之也。

連山三圍。眞如詔辭。而其中頗曠敞。有兩水。鴨川稱東河。桂川稱西河。兩水之間。平坦三里。是平安京之所建也。

都城之制。東西一千五百零八丈。正中通朱雀大路。以分左右。京其兩極界。俱稱京極。南北則一千七百五十三丈。畫爲九條。然右京早廢。第宅市坊。逐年興于東河東。以至今日。故朱雀却爲西京極。東京極。殆當中央。亦可以見此市沿革也。市坊井然。縱橫如碁秤。是尙存延曆遺制也。三條大路。爲上京下京兩區經界。皇居在一條。二條城爲離宮。停車館在七條。三條四條五條。各架大橋。鴨川左右爲繁華之域。東山三十六峰。連其上。山紫水明。是此都之所以冠絕四方也。奠都千有餘年。宮祠寺觀甚多。然數遭祝融之災。存者殆希。係其七百年前經營者。僅有三十三間堂六波羅密寺等數字耳。

第十五 嵐山

大槻清崇

十八日雨。文政十年三月齋藤履侯見訪。因議嵐山之遊。且舉予公事。恐愆期。旬示之。履侯乃曰。既已公事。不可緩一日也。遂俱衝雨而出。西行里餘。泥路甚難。至帷子達。遙認嵐山。松間時見微白。予始以爲雲。諦視則皆花也。急叫一聲。倦脚頓進。行逾近。花益明。既過嵯峨。則嵐山全現。蓋其爲境。峯巒秀出。萬松蒼翠。一水潺湲。遶其下。此其大勢也。而山櫻爭發。濃淡綺錯。其高者帶長松之翠。低者倒影清流。紅綠相映。粧點成趣。譬猶天生佳人。衆美皆具。而飭之以脂粉。宜古今艷稱。以爲一名區也。予也夢寐此境。殆十餘年。今而豁然醒。心目不亦快哉。遂投峽口旗亭。引觴滿酌。頽然既醉。予揖履

侯曰。公事已了。請辭。乃僦筇輿而去。輿窓結夢。恍然猶在山花泉石之間也。

第十六 下田湊

大槻

禎

下田。豆州第一馬頭。人家千餘烟。號爲殷盛。時港口海舶下碇。八十餘隻。蓋候風潮也。其爲境北對柿崎。南接大浦。一山東逼海。曰狼烟崎。隔水對峙。成門。曰洲崎。其間相距半里。門以內海水泓澄。成一大池。此其大較也。而三面連山如墀障。一峰作凸字狀。曰乳峰。吳客金李橋所名也。左右二峰。曰藍山。曰富士峰。與峰斜對。亂石岸。寧如壯士怒立者。曰武峰。一水自其下來。曰稻生河。河水入海處。水色拖藍。深不可測。往時海潮暴盪。不便於停舶。縣吏今村

氏捐私財。當其潮衝。修築長堤。高二丈。長三百餘步。後免其害云。近時置戍臺於洲崎狼烟崎二所。以備洋警。狼烟崎海中雙岬。籬立。曰雉鳩。曰白鷺。其西岬接陸。亂樹鬱然。曰城山。即北條氏將清水上總介城址也。山外即大浦。舊有水關。商舶往來皆會於此。後移之浦賀。今則寂然不見帆影矣。寓戒定寺。寺主某。火宅僧也。其子圓禪在東臺寮舍。善詩號松靄。與余爲方外友。

第十七 相州洋航海

大槻

禎

余每窮登山之遊。而未嘗極航海之觀也。自下田至浦賀。海程三十六里。號相州洋。航海最爲壯觀。此行欲果之。時屬晚秋。風潮不順。淹留二旬。意殆絕矣。至閏九月四日。風俄然變。帆皆北指。舟子

日可矣。乃解纜。港內風力不足。運舶。檣頭施纜二條。漁船數隻。分隊力挽。出港。風銳。船駛。海島皆走。東南滄溟。南方與天一色。三島現出。日利。日新。日大。所謂伊豆七島之三。大島最近。其山發火。迸烟抹天。聞之。晴明。烟少滅。晦暝。則烟愈熾。其理不可究。時波間轟然有聲。飛沫雨注。蜿蜒如有物。舟子曰。是鯨魚也。余曰。恨不能鞭其背。窮所謂十州三島耳。從出港。殆二十里。右窺望大島而行。過此風波甚惡。船浮沈簸蕩。頭涔足縮。幾不能起。遙視兩山夾峙。成門。南爲房之洲崎。北爲相之三崎。相距二里。寔爲海門衝要。入門波平如鏡。與門以外。寬絕。既而見一簇人家。即浦賀也。辰時出下田。申時入浦賀。其間僅五時。極爲快捷。然前後上舟者三。始得達。

其不葬魚腹者蓋幸矣。

第十八 吉田松陰

小笠原勝修

安政元年三月。墨艦至下田港。送致長門人吉田松陰。澁木某。初二人就墨艦。請與俱航海。彼理不聽。護送遣歸。二人坐犯國禁。連事佐久間象山。象山松代人。好學。該博通蕃書。善火技。松陰少學。兵象山。象山曰。生今之世者。宜航海。審虜情。會幕府。託和蘭。購兵艦。象山建言曰。不如遣人殊域。學製艦技巧。便宜購之。邦人來往。自熟操船方。賴以審各國形勢。益莫大焉。幕府不納。松陰聞之。感憤。會魯艦入長崎。欲從之。航洋。告別象山。佯稱赴長崎。象山察其意。給旅資。詩而送之。松陰西魯艦已去。乃還江戶。問謀象山。象山

授之方略。而事覺就縛。幕府乃拘三人於各藩。

第十九 進學喻

柴野邦彦

三月二十二日詰旦。輕裝取路東寺南。暮春天氣風日和煦。加以西山吉峰大士像。啓龕都人士女。相將行香。輿者騎者步者負者。抱者絡繹載路。吾以獨行心。孤謾與路人。問語相勞。乞火吹煙。分果醫渴。行相談話。以自慰。但予以前途遼遠。心遽脚忙。不能與近郊遊人。差馳逍遙。與一人言未了。又及前者語。如此數人之後。顧初與言者。既在數里之後。不復可辨眉目也。半日後。則山轉林蔽。杳不見影響也。吾思與嚮數人。舉足進步。校之一步之間。其所爭雖多。不能以寸。惟積數分之多。漸進而先也。初其數十百步之相

前後。亦便旋佇立之頃。猶可一蹶而及焉。半日後。非復一蹶之可庶幾矣。如此而至乎十日後。則雖有輕車駿馬。將無所可企望也。我羸弱難於步。而彼非皆老幼婦女也。然而吾所以能漸先彼而進者何也。此無他。彼之所期在十數里之內矣。故其心怠也。吾之所期在數百里之外矣。故其心勤也。我於是曉學之方焉。請諸君期於數百里之外。而無忽一步之功也可。

第二十 柳玘小學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惜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

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伎已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遊。耽嗜麪羹。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媚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第二十一 義僕萬助 蒲生重章

萬助者。伊豆伊東人也。享保年間。仕江戶淺草東仲街醫安中益菴。于時年甫十歲。益庵善視之。萬助亦謹事之。享保二十年。萬助

年四十二。而益庵年八十。其妻六十三。益庵患中風。不能來往病家。家日貧。乃悉散奴婢。萬助獨不肯去。謂益庵夫妻曰。予去則君等當窮於使令。余雖猶經幾年。不辭仕君。益庵夫妻曰。汝在焉固宜。雖然。自今而後。難給俸金衣服。汝當辭我。仕他。萬助乃汪然流涕曰。吾不願賜俸金衣服。雖飲食亦當自謀。乃強留焉。事之益謹。益庵家事。萬助悉任之。至於澣濯其夫妻故衣。近街日輪寺門前。有輿卒勘介者。萬助往學昇輿。夜則昇輿得錢。以助益庵生計。一夜隣街失火。萬助乃負益庵避之於遠。歸見其家。則既灰矣。由是益庵益貧。乃借街巷一小屋住之。萬助每夜昇輿歸。輒夜已過半。人寐巷門闔矣。萬助叩之。益庵妻出開之。萬助憚其屢煩。老主婦

也。到深夜則宿勘介家。早起廼歸。如此者有年矣。

益庵夫妻感其至誠。欲以萬助為義子。配其女為佐竹侯宮女者。乃召其女於家矣。而萬助不肯焉。自擇篤實有醫學者。得諸生壽伯而配之。而已則為其僕。擔藥籠而從之。既而萬助鄉書至曰。汝出鄉久矣。當歸。萬助慨然曰。繫我有弟二人在。當使之繼家。養父母。我自十歲成長於主人家。不忍見其困窮而辭去也。乃復書乞父母。不歸。比隣感其忠義。白其事於其地頭傳法院。院主乃稱其奇特。與錢三貫緡。萬助不自有一錢。悉以付益庵。益庵乃買綿衣一襲以與之。比隣又白其忠行於町奉行大岡越州。越州乃以錢五十貫緡賞之。實享保某年某月某日也。益庵沒後。萬助遂終于

其家。

第二十二 罽犬說

鹽谷 誠

杏菴翁家畜罽犬。白黑斑毛。縮其鼻。睜其目。性狡善解人意。動作一承顏。俛頭帖耳。而匍匐者乞食也。掉頭搖尾。而躑躅者喜得食也。置焉而不與。不敢食。與則食。與焉而叱。則守之。埃再與。生蟲生魚。嗅而不嘜。見異服異狀。則張爪齧齒。吠吼跳躍。如將噬齧者也。予一日過翁家。翁指之曰。渠有六德。子知之乎。善解人意者非智乎。俛頭帖耳。而匍匐者非禮乎。與則食。不與則不食者非義乎。與而叱。則守之者非信乎。不嘜生物者非仁乎。吠異狀者非勇乎。吾愛罽犬。有取于此也。子為記之。吾聞古之人取孝於鳥者有焉。取

義於蟻者有焉。取仁於虎狼者亦有之。未有取六德於禽者也。吁
犬也。非人也。何爲乎具此德而人或不能然。天下蹂犬多矣。而未
聞有如此犬者。蓋由其教習成熟與否也。然則天下病不教耳。苟
教之如翁之犬。誰不全六德。况固有此德者哉。因書以爲戒。

第二十三 記虎獅子

信夫 祭

天下之獸莫猛於虎。莫獐於獅子。有人於此。曰我能狎虎如猫。使
獅子如狗。孰不笑其妄。而知氏能狎之使之。不啻如猫狗。可謂妙
矣。檻車鄰々。一則蓄猛虎三頭。一則蓄狡狴三頭。中用鐵格阻之。
蓋恐其相噉噬也。戲馬已畢矣。知氏紅被錦綉。戴白毛冠。把一朱
鞭。立車前。睨視久之。直啓戶入。衆駭屬目。乃排格一之。以便演技。

虎聳肩蹲踞。知氏一喝舉鞭。載迴載跳。行住坐臥。無不如意。或以
虎代茵。坐臥其上。或容拳其口。則跳跟大叫。以發其怒。

獅子則架板于中央。一上一下。如臨淵谷。如望巖洞。知氏以面當
獅頭。如曰汝怒。輒疾起噬我者。觀者冷汗浹背。須臾砲聲一發。焰
烟滿場。獅哮一聲。震恐於人。知氏則出檻。爲之結局。此豈非天下
之神伎乎。不唯有術有法能御之。其伎與彼意氣相投。分毫不離。
精熟鍊磨。自然致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司馬子長曰。猛虎在深
山。百獸震恐。及在陷井之中。搖尾求食。今此師子也。豈唯爲求食。
亦由恩威并施。至誠相感之所致也。惜不倩彭物二氏筆。以記之。
雖然。丹砂青芝。俱收待用。良豎之事也。後之傲於虞志者。其亦有

取于此乎哉。

第二十四 捕鯨

齋藤正謙

玉井生自南紀來。盛談熊野捕鯨事。曰。凡鯨之出。每在冬春間。群漁預具走舸。以埃聞螺鳴。輒發。疾如電。各載三人。一人操櫓。一人持鏢。一人瞻旄。旄長三丈。漁長執之。立高岡上。麾之。右衆舸從而右。麾之左。亦從而左。進退分合。惟旄之瞻。往逆鯨於洋中。鯨來若山嶽之移。噴沫成雨。不可嚮邇。乃轉出於其背。鼓譟怖之。驅入灣內。衆舸從之。爭擲鏢。攢於鯨背。及鯨創重。將斃。募一壯夫。入水屠其腹。貫索而出。繫之以兩大船。邪許曳之。比至沙際。金鳴舸散。乃置酒饗衆。賞先登及入水者。各與十金。餘有差云。余聞而壯之。以

爲雖赤壁采石之戰。何以過之。其紀律之嚴。進退之節。及高募重賞。得人之死力。似深於兵法者矣。

第二十五 赤壁戰 十八史略

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降操。劉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亮謂備曰。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操遣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爲不可。勸權召周瑜。瑜至。曰。請得數萬精兵。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

也。乃取蒙衝圍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爲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言：「蓋降。」去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烟焰漲天。人馬溺燒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走還。後屢加兵於權，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兒子，豚犬耳。」

第二十六

標註十八史略序

島田重禮

當今之世，學科大備矣。而莫要於史學。史學極廣矣。而國史之外，莫急於漢土。蓋漢土與我接壤，立國最舊，道德性命之說，典章文物之制，與夫治亂興亡賢奸淑慝之跡，其可以資考核而爲法戒

者，莫不粲然備具焉。是以我邦夙通使聘，講求其學。近時疆場有爭桑之鬪，今將棄細故，脩舊好，相與保東洋大局，則其政俗民情，益不可不精究而熟講也。顧彼土史籍浩繁，勿論廿四史，即如洩水通鑑、紫陽綱目，亦皆哀然巨帙，雖專門學者，猶有望洋之歎。况庠校之制，學課有程，不得專力一科，則擇節史佳者，以爲津筏，亦讀史要務也。元曾先之，十八史略二卷，明陳殷加音釋，釐爲七卷，蓋其書雖爲帖括作，削繁摭要，頗便初學，是以流傳極廣，幾乎家有其書。但舊注闕略不備，讀者憾焉。石村貞一、河野通之二氏，乃就陳本更訂正訛謬，間有文義難遽解者，一一疏通而證明之，疑滯渙然水釋理順，其用之可謂厚矣。或譏之曰：「此兔園冊，何足以

談史置之而可也。余曰不然。古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其善誘人亦然。自近及遠。自粗入精。循序漸進。不容凌節蠟等。今二氏之先校刻斯書。其亦後節目之意也歟。

第二十七 紀新寨之捷

中井積善

慶長二年。島津氏之守泗川也。築海畔。徙據之。以爲根本。號曰新寨。北築望津。以扼晉江。與新寨相距四十里。又置永春。昆陽等諸寨。積穀東陽。明董一元引軍抵晉州。隔江而陣。相持月餘。明郭國安者降在望津。與明將茅國器約爲內應。九月廿日。國器勒兵渡江。我兵臨岸防之。寨中火起。炎燄漲天。衆驚而潰。國器遂陷望津。一元分兵攻永春。昆陽。縱火蕪之。我兵皆奔泗川。一元進圍泗川。

廿八日守將血戰突圍奔新寨。一元又焚東陽倉。火不燔者兩日夜。自虜之攻望津。新寨將士屢請赴援。義弘弗聽。曰。敵兵衆而氣銳。難與爭。不若固壘以逸待勞。一元益進攻新寨。將士皆奮欲邀戰。義弘嚴令不許。新寨一面臨海。一面通陸。引海爲濠。舸艦千數泊寨下。一元素憚薩師。疑其有謀。退次泗川。冬十月朔。一元合兵二十萬。復攻新寨。自卯至巳。其將彭信古用大煩擊寨門。碎樓堞。數處。步兵逼濠。拔柵爭登。義弘隨機防禦。殺傷過當。聞呼聲震地。會虜煩腹炸破。火藥齊燃。黑烟蔽空。我兵乘勢啓門衝突。島津忠恒。鼓策先之。信古兵三千殲焉。餘衆披靡。我兵尾而馳焉。明遊軍茅國器。葉邦榮。率兵一萬。擣虛傳城。義弘逆料之。團兵五千以待。

至則齊出奮擊虜卻走。其後軍將藍芳威望之先。明師大敗績。我師追亡逐北。至望津而返。斬首三萬餘級。

第二十八 兩王子謝狀

飯田忠彥

秀吉命清正。託諸囚於秀家等。於是清正不得辭。送還臨海君肆。順和君瑋及大人黃廷彧。金貴榮。黃赫等。清正待之有恩。皆感泣而去。後二王子及臣僚寄書謝曰。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兩府夫人。陪官長浮君。上洛君。行護軍大將。南兵使等。自壬辰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擒。日本大將軍主計頭清正入城相見。即加禮遇。一行下人拜給衣糧。撫恤頗至。又稟命于關白殿下。到釜山浦。廻計放還京城。其慈悲如佛。真箇日本中好人也。况素聞關白殿下。雄傑

無比。四隣皆畏之。且善於分別。待隣國王子諸官。稍存舊意。愍其渡海。使復京。其恩厚與北海俱深。一行之人。其敢或忘。後日若對日本及主計頭。復發強談。少有背負之意。非人情也。天地鬼神共知之矣。修好之日。通書寄情事。

第二十九 川崎軍曹亂大同江

山本 廉

世人動曰。今人不及古人。文祿征韓之役。小西行長。進入忠州。將襲京城。至臨津。津頭無一舟。有曾根孫六者。裸體帶刀。泅達前岸。奪船而還。傳勇名於千載。明治征清之役。我軍入朝鮮。陸軍軍曹川崎伊勢雄。亦亂大同江。奪船而還。其勇壯有勝孫六者。誰謂今人不及古人乎。初我軍候騎遠進。至大同江。阻水望平壤。清兵來

將營之。我兵欲及其未盡至。先渡以破毀郵便電信局等。夜至渡頭。無船可渡。我兵欲騎涉。或欲馮河。然陰霖連旬。濁流捲浪。皆不得渡。川崎軍曹銜劍於口。亂滔々激流。其勢如蛟蛇。竟達前岸。而息。轟地警烽高轟于天。砲聲忽起。四方軍曹不少屈。冒彈丸雨注。奪船而還。衆皆拍手。嘆賞其勇壯云。

中等漢文卷之壹下終

明治三十年十月三十日印刷
同三十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定價金參拾錢



編者 山本廉

發行兼印刷者 吉川半七

販賣者 林平次郎

東京市麻布區霞町一番地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三丁目六番地

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四日
文部省檢定濟
尋常中學校漢文科教科用書

